



# 碑傳集

第三十四冊  
康熙朝守令

碑傳集卷九十一目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上  
 曲邑侯峻度劉公  
 岑翁知縣劉公  
 靈璧縣知縣馬公  
 英德令賈君允  
 張公士顯惠政  
 巡撫楊公應冠  
 許公宏勳越城  
 劉公大守諱  
 李光生通傳  
 李富陽傳



卷九十一  
之九十三

碑傳集卷九十一目錄

康熙朝守令之上

曲邑侯峻度劉公銘實政紀略郝浴

岑谿知縣劉公昌言墓表汪琬

靈璧縣知縣馬公驩墓誌銘施閏章

英德令賈君光烈傳李樛

張公士駟惠政碑記韓標高

巡憲楊公應魁保全台城碑記洪若皋

許公宏勳越城固圉殲寇記余縉

劉崑傳張庚

登州太守譚君吉璫傳邵長蘅

李先生遙傳張庚

又李當陽傳劉樛

記歛縣孫公失活民事略施閏章

甯都縣知縣宋君必達墓誌銘韓茨

又甯都尹宋公家傳顧景星

永豐縣知縣吳公國用墓表苗于京

韓公盡光德政去思石記卞觀祖

又南梁重濬河渠碑記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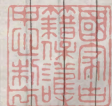
又重濬張村寺正禮陂碑記前人

又益寨濬河碑前人

又楊橋折地碑記前人

又昂澤里折地碑記前人

又申詳壑荒石記前人



康熙朝守令上之上

曲邑侯峻度劉公實政紀略

自幽州傍燕山迤南五百里介趙交抱山麓一區稱上曲陽恆嶽蟠焉昔舜帝朔巡止其下進岳牧咨之迄漢唐以下部使者銜命出此必祀嶽書名于石而後課長吏殿最邑名遂著于天下凡率是邑者爵雖不過六百石實與岳牧同職故諸所興革恆為天下吏治先也邑侯峻度劉公名聲嶽嶽著江左天下爭以廚俊歸之及剖符茲土露誠誓廟爬梳批導不三月而政成合肥龔芝麓宗伯華亭沈釋堂太史敘其政采其風中外譁然也以余遊嘉木浮休間得盡悉其治狀邑苦沙瘠頻困于歲民半流離去國自公為政芟關招集羨征苛斂一切報罷正供之辦每錢為銀甚至薪米麻縷弗售于市者皆得入官抵賦所酬之直恆昂于市也方春郊行布牛種存俾獨計口授糧冬則贖解庫之布裕裝木棉而衣之民有疾疹皆投狀問藥公審形察證無虛日至葭菴之費又皆夫人出香奩之資以佐之不二年元氣日復歸業者至二千七百

餘戶金大中丞廉其狀以聞

碑傳九十一

帝心嘉悅有殫心料理克盡職掌之褒又以膏腴瓦落堂閣久塵隨制

粲錢增崇使諸生季有課月有程擇其行之美者得二十五人以分為塾師用誘斯人于斯道學使者王昊廬特迂道驅車以旌之近見城垣橋梁皆守土所不問而曲城之雉堞堞莫不截然有制至于嚴保甲練丁壯謹守望儲器械民自為禦于四鄰中獨無探丸拏篋之患其獄廟崇祀累朝自展禮渾源風雨侵蝕廊垣漫漶漢唐來松楸碑版殘毀過半侯解囊董事不數月為之一新偶逢早厲躬率父老露香夜禱不崇朝而響應霑化李吉津宮簷千里謁嶽低徊祠下不能去嘗采風謠為田家竹枝詞如纔到城中分布粟歸將殘飯養雞豚及莫怪行人貪早發捉生縛虎送官衙之句皆善為言情寫狀非溢美也其他如修養老之典復鄉約之法釋課自納訟理自拘清郵政省稅款諸不能盡述而已有一莖五穗一牛兩犢之奇徵于野嗚呼今之尹民者類皆闕戶擇肥以飽士大夫之橐即有儂素書生儻然自好計不得不俯首而為墨以怒喝者之蘇其後也使不為墨而為廉更為仁誰汝容哉兼以節智崇偽之君子病民而喜事竟躡清華以去又何曾與于上官之迫脅

而後出此乎獨吾公以美才善政仰質于嶽實造曲民之福豈非太邱  
萊蕪復出而金中丞之愛公以愛吾民更不在古名臣下矣請大書而  
壽于石以並詔後之父母斯土者一以師公之賢一以師中丞公之大  
也

謹案劉公之名原編失記待考補

岑谿知縣劉公昌言墓表

五疏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于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曰古遺愛亡矣  
爲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皆哭失聲且曰天奪我公誰繼  
公撫我者旣而喪歸傾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衣素車與耄稚  
扶攜者相望哭聲大震其孤屢謝遣之率依依不忍舍去說者以爲自  
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太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叢  
箐之閒獠獠出沒其俗好入而怒獸不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  
能得民如此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厘得六人探其本則  
曰以經術潤色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禹度字也其先  
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者由鄉進士官沈邱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  
劉至是始大沈邱公生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贈文林郎知縣諱

碑傷

九十一

主事公生

二

贈文林郎知縣諱

自靖公則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卽爲名諸生文才雄博每試輒第一  
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大師所撰經義爲主子傳誦率後先取科第去  
而公顧浮沈諸生中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爲時文蹊  
徑語最後北游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李陵覆試諸舉子于廷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士方除岑谿或戒公勿往公笑曰吾爲  
其易孰當爲其難者促命家人治裝岑谿自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  
滌苛一切饋遺請託俱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姦均徭役緩催科  
減獄訟以蘇民困修葺學舍課選生徒俾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讓  
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產毒草民有小忿輒嚙草致斃者下令禁之自是  
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爲異縣中火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席橐中  
僅金三百兩命民構屋次第以居鄰縣賊彭奇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  
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不敢犯公開出方略誘賊其黨  
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且獻敵血民名冊公曰此皆良百姓受賊脅耳  
若株連者眾何以令反側子自安平取冊焚之所全活數千家縣益無

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花植竹吟嘯其中書清心省事四字于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在立異惟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關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如岑于是蒼梧人喜曰眞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固吾公也于汝何有及公旣歿甫殮而擢授宛平之

命始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蓋公之吏治其所本于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恢九年進士今官吏部又次曰始偉天孫男女各四公性醇直無城府爲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旣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迄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于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營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贖也某里病疫得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槨以殮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十一年某月日葬于十三年某月日墓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塘云

儀吉案它書言岑谿人祀前令山陽劉信嘉金壇于烜於傳忠烈祠乾隆三十一年海甯周春知縣事有惠政及去民合祀之曰岑谿三賢祠周爲甲戌進士

靈璧縣知縣馬公驥墓誌銘 施開章

濟南之鄒平有以好古力學聞者曰馬君宛斯諱驥宛斯其字一字聰御舉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居京邸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推官淮安尋奉裁改知靈璧縣四年卒官靈士民皆哭且號于上曰願世世奉祀于是得部檄祠名宦將葬于某所其弟諸生駟抱兄所著之書造門請曰公昔視二東學先伯氏嘗獲交于夫子旣習其學行其不可無以顯諸幽君少孤穎敏強記涉目經史輒仿古爲圖書考制度殫精研推上下羣籍于左氏春秋爲尤癖爰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已又取太古以來下及亡秦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釋史凡數十萬言爲書百六十卷需次家居又集十三代瑋書篇帙倍富今釋史刻行于世前繪事興化李公清爲之敘稱其邈思闊覽蒐舉眾家使秦火焚闕之餘茫茫墜緒燦然復著與未焚無異釋史一編當與七略四部杜典鄭志諸書爭勝而有加殆前此所未有也君旣以此自娛不問家業出而爲吏所至號廉能治淮南三月數有平反爲靈璧蠲荒災除陋弊刻石縣門歲省民力亡算流亡復業者數千家故靈人至今痛之君生明天

啟辛酉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卒于今康熙癸丑七月辛未疾將革  
惟語子弟以事緯璋書二編未鏤版爲遺憾言訖而逝其先世自棗強  
徙鄒平父獻明公績學補諸生早世大父肖南公推財讓善里中稱德  
門焉初娶成孺人儉勤恪順婦職具宜先廿五年卒君悼之曰是于我  
有助它日必無異穴今以之耐葬繼室翟孺人其副李氏成生子二瓌  
邑廩生次璠次璠次璠次璠凡四人君始終嗜書遠近赴弔皆謂先生  
勤學好問著書滿家再仕五年訖無長物援古人私諡之例以諡之曰  
文介先生銘曰

有茶弗吐君所自處岷集于枯煦以甘雨仕矣彌學手亡廢書三皇百  
氏以佃以漁於乎其所志者永存而所嗇者萬古之須臾

英德令賈君光烈傳

君諱光烈字冊馨世居郡城西偏號西賈氏君童年背父依伯兄成立  
視伯兄如父自爲諸生至仕宦歸來凡事諮而後行事邱嫂不冠不入  
也攻制舉業爲博士弟子試輒冠其曹丁酉舉于鄉己亥成進士釋褐  
英德縣新聖廟設義學以興起教化爲亟先是英邑有驛曰滇陽又有

碑傳九十一

四

清溪驛民甚病之公謂地非極衝大僚行李之往來者供其乏困足矣  
何乃多立郵傳俾公私費耗乎力請裁去清溪驛英民大悅英民王宣  
聘劉文女既問名而宣家中落無以備六禮文欲毀其盟訟于公公瞑  
目謂文曰男女大倫生死不可背負渠欲使女以貧富爲去就乎越吏  
昇我肩輿來至則使宣迎婦歸仍出俸金使治妝具頃刻而辦英人爲  
之歌曰掾史娶女從事具車錦襜褕繡襦襦鼓聲殷殷迎者姝闐城溢  
郭歌且飲陳某者大猶也以氣力漁食閭里通輕使所爲多不法公下  
車叩門上謁公戒門者勿與通其餽遺又無所受陳素驕業已慚于閭  
里比課農至其鄉陳大恐以爲且按已也聚眾爲抗拒狀公笑曰鼠子  
敢爾以我爲孫子嚴不能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乎竟擒治之及歸署  
邑人持香華迎道左者數十里不絕有龐眉皓髮年九十餘願一識面  
曰往日邑宰爲豪強鞭朴小民今爲小民鞭朴豪強不知何等公遂令  
豺狼不復橫道也乃其黨以畫語中公竟由此解組去其始至英也城  
內居人數十家闔外茅葦彌望比去官邑屋櫛比四郭堡聚以千數家  
本素封宦歸後田園減于昔時有嗜公者公笑曰我道當如此也日韜  
光沈飲不問戶外理亂人以關白事相託醉以醕酒昆弟當析居推上

映予伯兄辭宜均之公泣曰吾輩少失怙兄辛苦持門戶烈與季弟從容事估畢誰之力也兄春秋高矣不堪食淡攻苦甯能效闕闈兒握籌持算乎一門羣從三十餘人循循然謹若同胞雅有汜毓家範子亮選溫雅有父風

張公士駟惠政碑記

新標嵩

張公宰尉氏之三年政和民蘇四郊吐氣閭邑而頌無閒貴賤將勒公惠政于石一以昭德一以示遠為尉氏萬姓百世瞻仰悅諸心播諸口紀諸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偶然之故哉羣聚鳩工選石筮日鐫豎復託不佞一言不佞稔悉公政久今日乃有循良如公者比之漢擢外牧為三公例當踰茲目何敢以不文辭嘗聞古今治法大要利弊二者而已二者並論則除弊為先利之不興由於弊之久鋼如蠹蛀然其樹植也噬披根也而澆其枝葉直立槁耳況從而斧斤之乎此吏治之難非有明燭剛斷之才出以慈惠網緝之養未易起彫殘而衣被飲食如酒甘露而滌烟飄也如公者豈非救時之賢令乎三年來興學禮紳息訟省費羔羊棧之風葦杖懸魚之操不能殫述特拈其除弊救時之急者其一曰革漕米之貼解也貼解沿為陋規不苦於解

碑傳九十一

五

者必貼而苦於解者未必盡解苟不支節民即幸趨輸矣公曰飽宿蠹長此安窮我即不能三代民其蠹之耶於是毅然革之是役也不止省民之費十之五一曰革收糧之解戶也解戶例用簽報不難於解者必戶而難於戶者不止身解規避巧脫不則為壘斷耳猾於解民不堪愚於解民愈不堪公曰官任之不傷財不害民古誌之矣於是毅然革之是役也又省民之費不止十之五不佞於是覘公之才之養為

聖天子分揆席率天下可矣何也此二事也仍陋規者希充橐不肯革懼累上者甯累下不敢革以胥猾為耳目者勢倒柄于鼠雀雖知當革而亦不能革公非明燭剛斷慈惠網緝烏能剔其弊而定其心毅然為百姓去割肉剜瘡之隱痛而予以安堵雞犬之怡怡哉高忠憲曰君子不隨時不足以有為所謂隨時者懲往事之過不及時時為之以利益斯民耳矯其時而隨之非公之善於隨時以不隨為隨者耶革二弊而百弊息百弊息而千利興矣豈不可為

聖天子大臣乎試看今尉氏之歌樂只者何如也而能已於勒碑紀政之盛舉哉故曰非偶然也謹記公諱士駟號均公辛丑進士江西南昌人



巡憲楊公應魁保全台城碑記

洪若泉

今夫懷不忍之心者德也敷宏濟之略者才也固守城池恢復封疆者功也三者具而國家始賴有全人焉惟我台巡憲楊公有足紀者歲甲寅閩逆竊發變起倉猝沿海諸鎮警望風奔潰五月破平陽屠瑞安遂至温州逆鎮祖宏勳內叛樂清大荆太平相繼附賊八月陷黃巖賊師曾養性朱飛熊輩水陸兵號十數萬肆滔天之膽幾成破竹之形時朝廷亟議守台滿漢大臣驟集郡城街填巷溢居民驚竄守者巖城門以禁之逃者日益眾四方土賊蠢起岷之長樂開原甯之大嵐山賊徒各擁眾數萬攻城破邑甯紹之路不通糧餉斷絕百姓顛沛流離竄伏窮巖之中鄉城爲墟烟火無聞岌岌危城人無固志于是有議棄台州者台爲甯紹門戶台州失則浙東非復

朝廷有矣適公奉

命分臬我台莅省會兼程就道至日即聚滿漢羣帥而言曰

朝廷養軍數十年一旦視封疆如草芥可乎眾咸以餉乏民逃爲辭公

曰君等誠能聽若言從予所約束十日之內民不歸餉不足者責在予否則予有謝官而去耳公從龍舊臣久歷樞部威名才略素爲滿漢所

碑傳九十一

六

推服故眾唯唯咸惟公是命公卽下令凡軍中有強買者有搶奪者有拉取民夫者悉惟本道是訴弛城門之禁聽居民出入不旬日間逃散之民男婦老幼攜襁入城連路不絕具如公所計公招徠商賈公平市易一應糧料悉照市價給買小民感德急公不憚深山窮谷雖斗米束草莫不挑負入城以需供應一時帖危之城百姓歡聲如雷三軍咸有起色而台城始可議守矣旣而寇薄城下阻江水而陣築城延四五十里烽火礮聲晝夜不絕我師東自瞭倭山西自八壘滿漢營盤數十座設木柵浚深濠築土圍以至鋪橋造船修城運礮無一不用民之力公念民枵腹從役捐貲買米日給三餐其被賊破死者傷者公爲厚給棺葬醫藥之資公愛民不得不用民民愛公不忍不爲公用驅百千皮骨僅存之眾就役于鋒鏑死亡之下晝夜竭作而不致逃竄皆忠誠爲之感激恩惠爲之固結也賊所至類割民髮辨民旣割辨勢難來歸公言于各帥自今滿漢士卒凡割辨之民皆毋得問由是民陷賊者相率投歸不絕于道至仙居乃郡之右臂也仙居不守則賊得跨天台而斷我糧道滿漢羣帥以鞭長不及撤仙居之防而守郡城公爭之不能得時大將軍康親王甯海將軍固山貝子莅省公卽繕啟備言仙居不可棄

狀親王貝子覽之深器公才識焉繼貝子統師莅台一覓公喜甚公具陳地方利弊民生休戚軍中機宜事當貝子意貝子亦事諒詢于公一日不得公如亡左右手公因首陳復仙居之策仙居既復軍令久不降以城中子女給兵公聞之爲極言其不可至痛哭失聲貝子由是益善公遂令聽民取贖貝子莅台凡一載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一笠之取必誅寸草之遺莫拾公啟迪之功居多也繼而賊恃長江之阻圍困經年我師數戰不利公知必有惑不畏死之徒潛爲賊耳目者如王從龍邱文挺輩皆盤結軍中左右公摘發如神搜執僞札私書啟貝子而立磔之于市三軍竦栗賊寇聞之膽碎心寒而株連之輩概予以朝廷寬大之恩使愚民咸畏感懷德報心

本朝而不復爲賊用已而奸宄屏戢我兵陽渡浮橋以攻其前別擊茅坪以分其眾陰取梁蓬以斷其後賊寇烏驚獸駭鼠竄狼奔連壘夜遁自相蹂殺經年數百里之寇氛一旦肅清而公先事之籌帷幄之贊實優焉公生平喜讀書明大義知當世務其議論手采有古大臣風識見高遠每有所疑議當眾人辨難之秋公一言立決心存平恕無事不以生民爲念每推心置入腹中當土寇徧四鄉有執洋梵村居民八十七

碑傳九十一

人以真賊欲誅之滿漢羣帥會公訊公以身無器械法無死理眾皆強執之公正色曰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今法不宜死而置之死冥冥之中誰司其咎八十餘人之命竟以獲全或又以郡東溪口大芬十數都爲賊接濟糧餉啟貝子請屠之貝子怒然意不欲概戮亟命公廉訪分其首從而加誅焉公故遲之又久報曰沿海之民地近賊巢官兵遠不能援各爲保身家妻子之計無所分別其首從而貝子曰然則必盡誅之公曰賊寇在境未誅先殺居民可乎貝子心然之以片語而全活數萬生靈之命者如此先是公兼程莅任至岷縣爲長樂諸賊所圍公以防守卒數百人開城破賊數萬解圍而出其文武兼備又如此甫莅台月餘內部陞公分守江石士民攀轅號泣賴貝子題請加銜留任此天之憫我台特借公一人而俾大有造也昔辛公堅守二固流馨滕子還轅百祀斯饗以公之德之才之功在我台人浹肌膚而昭耳目安可不刻石用志千秋哉公諱應魁號斗菴遼東籍四川人

余籍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載海宇清宴萬國咸寧當寧爲曲徙計改建藩封甚盛典也滇黔告變閩粵效尤浙之三衢首

當狶突既而颯括叛亂流氛日熾遂蔓于越屬暨嶧新三邑奸民互相煽訐七月初旬連陷諸邑賊即窺伺郡城十二日賊至古博嶺官軍以眾寡不敵引次班竹菴十三日辰時戰于菴側官軍復小卻賊乘勢攻常禧門幟集如蝟郡守許公宏勳慷慨登陴引民兵擊卻之日晡賊復從城南渡河攻稽山門呼聲動地時東南隅守具甚薄乘城者咸股栗公介馬疾馳至則援巨礮擊之中賊皆靡碎賊魚貫攀堞以登公命善射者于陴隙伺之多應弦而斃由是賊勢漸沮自晨迄暮自昏達曙雖百道進攻隨機策應殺傷數百計其肉薄先登爲巨石摧壓者不與焉黎明賊飢就食村落食已復環城噪呼鋒刃耀日其生力者益至公令兵民休番蓐食以待之賊終日喧擾不息薄暮自遠門山渡河攻吳市門公謂賊驕且憊可以由戰于是部署土馬潛啟箠鑰約以礮聲爲號突出擊殺賊方輕官軍嬰城自守多拋戈甲裸而揮羽者有踞門嘲笑者門啟眾馳出疾擊斬獲數百級溺河死者不可勝數賊奔還稽山時觀者踴躍勇氣百倍是夕賊尙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盡奪矣比明甯郡援師始至入自西門飯于演武場賊尙未知也飯畢公令啟常禧門出師襲殺賊敗奔牛角灣再奔鵝涇殺溺死者亡算生擒數十人又追

至何山橋賊欲扼橋以拒我師乘勝蹂之

八

至何山橋賊欲扼橋以拒我師乘勝蹂之又追至亭山賊又據高圖關已而會城兵大至賊遂驚潰蓋公已先期請濟師夾擊也是役也斬獲以千百計賊膽已墜然詢諸所獲賊謀則云所昨者尤在稽山之巨礮吳市之襲擊云先是郡兵六百餘人奉臺檄調援三衢營伍遂虛比賊附城城中兵不滿百樓櫓粗具士無固心公單騎呼于市人持錐挺從之者頃刻萬計咸曰我公呼我可不殫力殺賊以報乃德乎由是垣堞無隙地蓋前此臺符屢下越郡集民城守公曰小民各有生計無事而錮之城守是坐困也第令有急呼之可耳民懷公德故一呼罔不應者公知城內賊聞甚繁附城之夕必舉火爲內應下令凡衢巷俱家懸火炬固守柵欄賊知有備終不敢發蓋內應絕而外寇之勢自孤矣稽山一門素稱僻陋稍不戒全城羹沸矣公納紳士議秉燭塞之并撤春波橋以遏其衝已而賊果犯門熾薪襲火終不能剋蓋先事綢繆之力也至於環甲登呼身當矢石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奪門出戰殲縛渠魁公之膽智絕人令聞風者罔不歎服也嗣此嘗深入大嵐巨寇驚遁入海勦撫剗寇援將憤其負固欲盡誅之公力主招徠保全者億萬戶迄今言及咸感泣而公歷時十餘載未嘗自述其功故日月姓名多不可詳

考誠度量深遠矣僕從圍城中目擊公之宣力固圉決機應變歷歷如此遂忘不敏約書之爲記

劉崑傳

張庚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孤任氣好鬪及博母屢責之卒不改母愀然曰我將逝人我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于地下崑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誓母曰果爾是我志也自是折節讀書崑偉軀幹豐頤而髯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士授東鹿縣有能聲遷雲南府同知莅任例謁平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苦客曰盍資于王崑曰無以償也客曰何償爲隨出示數紙皆大僚賣身券崑笑曰甚善但此身賣久矣客驚問崑曰已亥傳臚已賣於章皇帝也客愕謝去及三桂將叛崑見一吏屢變色疑其弄法給曰汝作如許大事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屏左右白事曰某有弟業鑄入平西府鑄印聞最大者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卽召其弟俱鏑之室卽馳白臬司李旋隨李白撫軍撫軍大驚曰柰何崑曰事急矣公速上聞請大兵駐常德賊不能出黔一步無能爲矣若少遲賊至湖南長江之

碑傳九十一

九

險與

國家共之恐難撲滅也撫軍曰已聞而彼止柰何崑曰崑當其罪撫軍曰我與若恐頭不在頸矣崑曰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卽代草疏書訖促卽發撫軍猶豫稽數日及發未越境爲賊邏所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等官械李與崑起勦當崑之將就勦也顧賊眾曰取肩輿來賊驚叱揮之走崑曰彼以劉同知爲奇男子我頭觸階死彼不得一活同知兩等安所逃罪眾懼以肩輿昇往偽官坐堂上問汝二人何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偽官復曰若非明人乎明且中興矣崑曰爾謗語耶乞師我朝者誰殺承歷於緬甸者誰今猶言明中興乎偽官曰如汝言回旨恐處分重奈何二人同聲應曰誰欲輕者遂羈二人于獄李泣曰君官小名未顯且有老母而不偷活真奇男子也我籍旗下百口在京不復顧矣泣不已崑曰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爲厲鬼殺賊三桂惜崑才乃杖李及崑各四十充軍戍騰越衛無何三桂死崑謂李曰三桂猾賊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豈復能容盍避諸李不肯尋爲賊所刺崑避竄台山去及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毓榮以二人孤忠抗節聞李贈卹

崑以原品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  
張庚曰公遜地寶台山時聞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曠土可耕叢菁  
塞道久矣公覓獼猴伐竹通道如僧言田之歲餘獼猴以獸左肩餉獼  
獼俗獵得獸以此致禮主人公隨至其地獼猴指草屋大困粟稻曰皆  
公惠也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爲政矣

登州太守譚君吉璵傳邵長蘅

君姓譚名吉璵字舟石浙之嘉興人以國學生試補內閣中書遷榆林  
同知會滇蜀用兵上官以君爲能檄轉餉十萬入蜀至甯羌州遇亂總  
督莫公死之璵結驥騾駘駘撫軍杭公移駐漢中遣騎追饗還久之漢  
中食盡大軍退保西安棧道阻絕君開道從黑水峪出峪路哈呀峭險  
上梯懸崖下臨深谿俯視宵黑數百丈不見底窮冬冰雪滑不可駐足  
足一失則顛墜糜碎君募土人善緣山者爲導其上則土人先登垂紼  
下緣之登其下則繫紼於腰人持其紼末自投而下晝斧冰作糜夜取  
松柏枝藉冰雪上擁衾臥七晝夜乃達蓋屋病甚臥數日榆人迎之昇  
以歸是歲康熙十三年冬也明年二月定邊副將朱龍舉兵反當是時  
滇蜀用兵踰年閩粵東粵相繼告變秦隴復叛三陲騷然朱龍乘亂擁

碑傳九十一

兵出不備所過如破竹直逼波羅堡距榆不百里屋邑洶洶榆林道  
高公召君問計安出君具畫利害狀高公是之明日入闕帝廟士民聚  
者數千人君灑泣誓神諭以死守意誓詞有曰某忠臣之子義不與賊  
俱生辭氣慷慨激昂聞者感動已高公出數千金屬君募壯士得四百  
人立忠義大會爲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畫牌而守聞出其家私財享  
士而身自宿城上晝夜調畫兵食軍倚以安四月又有周繼明之變周  
繼明者綏德州之西川人西川地阻隘闖賊李自成故產其地俗剽悍  
易爲亂繼明聚眾數千入神木與叛將孫崇雅合攻陷延安綏德勢益  
張榆兵迎戰不利而榆林故斥鹵四望黃沙平時恃餽運以給至是運  
道梗城中食盡居人采野蒿刮木皮以爲食偶語籍籍多有出降者高  
公夜呼君語曰事急矣鎮兵疲不足仗人心將變奈何君奮髯大呼曰  
死譚某分也先君爲明末忠臣某爲此官非先君意今得效稽紹之死  
庶幾可見先君地下先是君父名貞良明末以五經第進士官禮部主  
事遭亂棄官挈家航海入閩卒不屈至漳州之佛潭起兵病甚歿于軍  
故君語云然高公慢然曰君儒生乃能兩吾聽君出諭士民曰忠臣我  
與高公爲之豈責若輩死我所以死守正爲若輩計賊一入城則玉帛

子女皆賊有也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噍類矣眾泣且拜曰公  
言是明日高公出千金公益以數百金閒道渡河買粟于保德河曲以  
兵突圍衛之入人心益堅閏五月王師及蒙古救至圍始解西邊自朱  
龍構亂延安一郡十九城三十六砦堡相繼淪陷官吏開門納降或棄  
城走者相望也而榆林以彈丸之城當萬餘方張之寇提餓羸之餘卒  
堅守五閏月卒以城完蓋君與高公功爲多高公名光祉甯津人後年  
餘以內陞去榆林既解嚴響水清平鎮羅諸堡猶爲賊保聚君單騎諭  
降之諸堡悉平馳至神木爲檄檄孫崇雅周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  
以眾降事平幕府當上功簿而君以不肯殺降忤大帥意訕其勞僅加  
一級久之遷知登州君遷登州蓋歷俸久當得量移又不以軍功也自  
真閩變起

朝廷一切務寬大以安反側郡縣不幸中寇吏走且降者後自拔抱印  
來歸皆貫其罪復官之中材以下大抵皆苟免媮生自營矣而激於忠  
義者乃出身犯難奮萬死不顧一生而文法吏反得操短長而警其後  
此所以沮忠臣之氣而有志之士所爲發憤太息者也君至登黃縣有  
女子父爲盜所殺令誣以姦獄且其君廉得其冤力白之坐是與上官

碑傳九十一

十一

忤數搆大獄計所以申君者君僅一子會以疾死既內痛之而所搆  
獄辭連君吏議奪二官尋邑邑邁疾卒君故以文士知名於時爲人坦  
厚氣溫而語和與人交洞見胸臆及臨事乃更嶄嶄不可以死生利害  
怵也好學文章自少至老未嘗手釋卷爲吏尙教化好緣飾以儒術  
官榆林時憫榆土僻陋建尊經閣買十三經貯其中令學者知漢唐以  
來諸儒傳註揄故無志書創修延綏鎮志手自削稟發凡起例論者謂  
可方武功志蓋武功志成於康修撰海最稱善云其詩初爲中唐清麗  
自喜入蜀後乃更沈鬱學少陵爲記序及它文實勝詩出入廬陵南豐  
閒所著嘉樹堂集兩雅綱目守榆紀略肅松錄凡若干卷君廉儉無它  
嗜好獨嗜書所至輒傾資購之方閒道出蜀時猶自盞屋買書千餘卷  
以橐駝載之歸其沒也無十金之橐宗伯沙公贈以棺乃能殮其同官  
交遊皆厚賻之乃能以喪歸弟瑄孝廉亦文章士有氣節觸熱走三千  
里赴其兄喪又經紀其後事如身事有足多者  
邵長蘅曰始予客京師識君其爲登州予客其署者半閏歲故予知君  
特詳瑄又泣語予曰兄昔從吾父入閩遇盜斧傷父兄以身蔽之盜拔  
刃覘兄兄擁持益力盜以刃背捶兄數十不爲動曰孝子也捨之去先

母之沒兄客汝南聞疾晝夜馳三百里抵家則蓋棺矣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顛血濡縷暈絕久之乃甦言已則益泣嗚呼不愧忠孝矣

李先生遙傳張庚

李襄水先生諱遙字邇齋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為彭澤令吳三桂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黔自揚州挾鹽私沽于道至彭澤襄水禁焉陳怒直入官寺厲聲叱襄水曰爾官粟米大斂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緝汝顧左右立縛之卽具報各上官三桂聞移咨撫軍撫軍飭縣釋陳于是道路嘖嘖稱李彭澤剛直有幹略治彭四載多惠政以註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荊州以總督蔡毓榮為綏遠將軍討之復諭大臣保舉賢能贊軍大司空冀如錫薦襄水襄水至荆謁將軍問曰爾進士也烏乎長對曰西南小醜不靖

朝廷破格掄才唐裴中立宋張乖崖亦進士也一收復淮蔡一蕩平吳蜀儒士軍功指不勝屈顧用之何如耳蔡聳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為荆襄要道軍事旁午非遙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煤為軍中治鑄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戶採送每虧其直少不遂輒肆鞭笞眾苦之

碑傳九十一

聞新令至羣泣訴襄水惻然卽據實申總督報王兩章京誣以庇煤戶誤軍需將置之理王命吏刑兩部大人讞之讞之日大人出傳鼓盛陳兵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兩章京言盛怒俟兩章京憤憤冀詞誦且先殿之有頃鼓止礮發軍門啟急呼襄水入旋呵令趨進襄水徐及階下大言曰諸大人不欲滅吳逆乎煤戶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何以殺賊釋

朝廷南顧憂遙為

朝廷非為煤戶也問官語塞令自陳王前翌晨謁王條悉如昨且請於王曰遙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霽顏曰汝好官我班師日定奏汝當襄水初就讞也民隨往者千餘人及讞畢出民歡呼曰非王孰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過當陽襄水迎之揖都統曰爾何官不拜對曰縣令昔汲黯以不拜大將軍重衛青縣令今以汲黯自待耳都統愕然銜之會邑有楊州彥者襄水同年友也以前任直隸任邱縣事罪當流襄水募士庶問曰楊君於汝輩為戚黨忍坐視乎僉曰楊君君子也願為之

荆州語水師總鎮張忠忠故能詩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聞語慨然

起曰君以楊失官我獨不能爲君募以成此義舉乎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襄水急倒篋質貲以拯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于道子二初州庠員中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出知敘州卒于官中子叢庠生工繆篆與余善

張庚曰余聞冀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駝峯草便民實政錄傾心焉冀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才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

上嗚呼豈非所謂命耶

又李當陽傳

劉紫

李當陽字遜字邇齋號襄水睢州人也官終于當陽令人稱爲李當陽

李當陽名遜字邇齋號襄水睢州人也官終于當陽令人稱爲李當陽家故貧刻勵讀書嘗于積雪明月下走讀徹旦忘其寒鄰媪憐而分膏弗受蔣氏徵諸名士修文社公由遠村踰躑至攝敝衣霑塗滿足登其堂主人怪問曰若奚爲公揖有半膝席者有回頭竊笑者公徐出筆曰願試文坐日已午主人餉餅棗公受而啖之且盡眾皆指顧耳語久之公濡毫拂素疾書王子嘉生起從背後竊窺失聲曰異才也文出果冠一社由是睢之士爭識公順治甲午舉于鄉己亥成進士公性剛方負

氣自用有事敢擔荷百折而不可回

碑傳九十一

細目順驅嶽嶽然稜厲不可犯授彭

澤令彭澤十八都都十甲甲有長長以次直其年地衝而徭繁又大猾黠蠹牟漁其閒直年者嘗至鬻兒典妻正賦外歲科民金六七鉅萬以爲常公至改行均役法上下沮抑百至或造蜚語中傷之公不顧卒行其法民困以舒嘗有大舸七載甲士五六百人泊邑之馬當鎮而其長陳思官稱爲吳三桂姊子來謁公公方坐堂皇治邑政思官擁呼而入公問何爲曰有鹽欲于貴邑鬻之公曰爾不知

國禁乎思官曰固然有吾舅氏在公曰令知

朝廷不知誰舅氏思官怒曰若官粟粒大而敢抗王親公頤指左右曰且械王親于獄從卒拔刀而前公叱之不敢動思官遣卒走告三桂三桂移檄撫軍董公曰思官犯鹽禁例發本旗鞭責思官去諸大吏皆爲公口噤心悻公坦如也未幾卒罷去三桂叛工部尙書冀公如錫疏薦其才

命從楚軍久之不見用公辭總制蔡公曰須之行以一縣授若公曰今所少獨百里才乎公授遙騎卒五千曰攻某路不勝遙甘死授遙步卒三千曰守某隘不守遙甘死今兩壘久相持



上日夕憂捷書不聞而顧能臥一城自逸哉蔡公壯之符下卒委以當陽縣縣產煤順承王命兩章京來採煤民患苦之公造章京言章京怒去報王曰令抗王王召公質至官屬畢會甲而露刃侍者數百人公從容入王蓄怒以待其兩章京矚掌瞋目欲甘心焉公慷慨陳當陽民死于飛芻輓粟之餘臥者呻吟行者延僕而復迫以採煤之役枵腹入山必將盡為溝中之斷且數百里致之幕府又能神輸鬼轉乎令即日脫銅墨便于當陽為路人而王視之則固家之戚獲亞旅也令不為國家愛百姓王猶當罪之而王顧可重擾此邑乎侃侃鑿鑿反復數百言左右皆橋舌王色平且聽且頷之曰令言是既出諸官屬相顧曰異哉有此強項令頃之亦竟勒致政矣公治當陽凡八月而歸築今是園種芙蓉樹綠楊翠篠徜徉其中嗜飲酒即無客亦數具壺觴自酌志氣高亢獨行而自得夷然視古今人無可者為文與詩別出機軸不屑循繩尺曰格當自我立法當自我設烏能局局摸人牆壁哉先是彭澤署有所謂五顯神者走士女如狂公曰淫鬼也敢與令共處乎提而去之當陽之衙神尤誕常白晝見形禱帷而遊於衙之中儀仗與令等至堂乃不見每夜有聲鳴嗚然自仲宣樓來徹曉弗絕前令王嘗為縛之幾

碑傳九十一

古

死公至寂然取其像投之河後令來言又輒見鬼物云

論曰人患氣不振則靡然百事不能為孟子養之有以也公掉臂直往了無強禦之可畏夫豈輕蹈險難而不知自愛者哉志有所不可抑義有所不可回榮辱得喪禍福之機有所不足計耳同邑大司空湯公斌撫吳時盡毀淫祠投其神于江濤中適出一轍而落落孤行卒不能以竟其志湯公大臣且復不能竟其志而公初膺一命輒欲為所欲為不亦難哉夫天下事二公不能為而又復誰能為之嗟夫

記歛縣孫公活民事略施開章

徽之蹂於賊也官皆越境郡人流散其不能去者賊脅降之遠近震悼謂天不懲微陷為大戮我軍至必無幸矣已而賊平徽人竟無事問之

父老泣曰此

天子不殺之恩督撫兩將軍監軍節使之力也其全活根柢則知歛縣孫公德尤多徽故擁萬山阻重嶺兵騎不得猝至數百年不血刃郡之賈于外者聞滇閩亂爭囊其貲歸為安宅上下相狃以無備康熙甲寅九月一日賊自饒婺突犯休甯拔弁以城降是日武臣守郡者束手款賊郡中無一弦一矢權府事鄔公知歛縣孫公從數騎出趨江甯請按

抵蕪湖會巴額二將軍鐵騎至孫公叩頭請伏斧鑕具言城陷本末徽人無叛志二將軍咄曰是何言孫又叩頭曰兵興數年閭左給芻餉無敢須臾後城未陷二日前猶供賦如常輒探懷中出催科紅簿爲左驗將軍意稍解九月十四日師次績溪之鎮頭殺賊數千乘勝復郡城於是郡人鳥獸獸竄子女筐篋緣山墜谷懼收爲蘇觀相聚野哭公復同監軍副使王公固爭益力且言賊眾未滅師必以餉戮民則餉不辦某請以身任餉出所懷紅簿如初又多方勾軍中用事者由是得免事定之後不殺掠一人公雖藉用民力而卒全民于難其出境時預恐民坐不赦故生死呼吸之時百不暇顧獨懷紅簿以爲民白也故曰其德爲多也十四年春巡撫大中丞靳公檄赴皖勸失城狀郡人焚香泣送者萬計號于路曰公寔生我我輩忍令公死先是所斂軍儲資盜糧者咸願補帑以紓官累又爲之訟寃得前洗仍治縣事於乎公以身活其民而卒賴民蓋其失以全其官余觀封疆吏有不虞必移罪于其下以自解順治己亥海寇犯江南傳僞檄甯國而知府焦某棄城夜遁賊退乃還齟齬郡中士大夫搆以大獄卒上下相攻發皆論死是歲賊入太平府其叛首非知府也及後論罪知府李公芝藹慨然曰我卽引它人終不我活遂獨伏法不辨至九郡人哀之君子曰士服官有幸有不幸然義不以數萬人死易吾一人生故具記之爲守土蒙難者鑒

碑傳九十一

謹案孫公之名原編失記待考補

甯都縣知縣宋君必達墓誌銘

韓炎

甯都縣知縣宋君必達墓誌銘  
韓炎  
康熙十有二年冬賊三桂反雲南明年繼茂子精忠從逆自福闌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羣盜蜂結蟻聚相應和州縣大率破守令或逃或死獨甯都賊攻不能下時稱賢令宋君能完城云先是甯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君始至曰不可一旦不虞分守與合禦俱不便古有團練保甲弓弩社民皆可兵也且吾聞昔新建伯之討宸濠也守令皆領兵邢珣出贛州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皆保甲義勇遂曰其法訓練其民及亂作縣城義勇已集二千咸踴躍願用命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趣君議事南城民遮行曰恐不測君不顧遂往劉曰眾寡食乏柰何君曰有死無二人臣之義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賊少卻君以義勇橫擊賊大奔尋復以全軍壓城下巨礮墮雉堞輒壘其處所隨方備禦益堅賊愕失氣會援軍至遂解去或言于巡撫縣堡砦多從賊請發兵搜剿巡撫然之君奮力爭然度兵已發

不肯御刺血上書巡撫乃感悟撤軍還縣遂以無事方賊之起也其死  
黨本不多而在所皆賊此無異故長吏與民平日判然不相屬甚者仇  
視其民一旦有急民安得不仇更加宿軍所週侵掠賊至則避賊退則  
至所誰何者不于賊而于民則賊而之賊爾若使吏舉如甯都能教民  
于未事之先以自戰守其地又能戢于已事之後以安定其民則賊誰  
與爲徒豈能延旦夕誅哉君尋以註誤去官民歲時祠祀之間道出孫  
章爲賊得脅之降君嘆曰大罵誓必死繫旬餘夜半忽數十人持兵踰  
垣入擁以去則皆甯都民也遂免嗟乎民之愛令乃如此所謂行仁政  
而親其上死其長者豈虛語哉新州顧先生景星臆君之績爲之作傳  
余讀而太息會君之子庶吉士君來請銘君隧道之石噫是實應銘法  
其曷可以不書君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有明經諱某者自江右來遷爲  
黃州人父諱偕母孟孺人生君九歲而歿君喪之異常兒奉父尤以孝  
稱避亂居武昌張獻忠陷城驅民老幼數十萬人入江君扶父潛自城闔  
水竄出身自度不免投磯下有片板承之流自陽邏爲人救得不死時  
浮屍蔽江無得免者人嗟其孝感舉順治辛丑進士知甯都民貧土瘠  
燠休之如子有清泰懷德二鄉久罹寇民多徙地不治君請盡蠲逋賦

碑傳九十一

十六

以來之而貸以牛種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至城幾沒君禱  
于神水輒落乃按故道疏濬之自是無水患君之悉心民事多此類非  
獨一時能用其民也既破賊解圍得賊鞫之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  
諸生常與縣胥訟語侵君賊引以自脫君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卒  
舍榮寘犯者于法官軍有自汀州還者民婦女在軍中悲號聲相屬君  
聞傾貲計口贖之詢其姓氏里居護之歸皆感激泣下縣初食淮鹽自  
新建伯治贛改食粵後苦銷引之累君請以粵額增淮額商民皆便而  
君之罷官也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被論時咸惜之君旣歸黃而江督  
董公時已移帥楚見而歎曰是死守孤城之宋某耶吾爲若咨部還故  
職且以軍功敘君辭謝再三無行意或問之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  
所居茅屋一區确田一頃褐衣蔬食與農夫野老游如是者累年六  
十三而終某年某月日也髮程氏父諱某子一人敏求康熙己未進士  
翰林院庶吉士續學完行將大顯於時舉君之喪以某年某月日葬某  
鄉某原余旣爲序之而繫之以銘銘曰  
身金革兮活民于賊兮完旄倪兮活民于師兮景風格賞妬吏肆噤孤  
臣幾死民亦活兮活令盍歸去來臨臬之澣未訖厥施後穀是補墓于高崗

祠視桐鄉于彼于斯永奉嘗

父甯都尹宋公家傳願景星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經文衡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大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十八受室于程氏事父席上公偕有孝名避亂寓武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入于江公扶父挈程先從城闔水竄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載流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屍蔽江鮮有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席上公甘旨席上公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士知甯都以循良治瘠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死徙荒蕪公請盡蠲遺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甯治瀕河夏雨浹旬水瀑逾三版灌城中跣詣神廟爲文讓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工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舟楫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鋪下白骨籍籍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之使後人毋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二城南

神傳九十一

十七

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柰何餉甲士而惰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昔新建之勦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保甲義勇子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甯都已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者乎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卻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集城下號六萬巨礮墮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于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砦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搜撲以威眾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去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定鞫逆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

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聞婦女悲歎聲隨傾囊解衣裘計口贖之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建祠祝釐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贛食淮鹽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蓋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鯁聞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瞑目大罵我

天朝清白吏從汝鼠子叛逆耶賊分枯僕從而繫公子空屋斷飲食恐喝不降當燒死公齧指書壁人生同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其洪爐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繫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兵仗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我等皆甯民竝僕從擁而公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于坎宮豈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蹇政罷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咨內部先還故職徐俟優敘可乎公辭謝再三既受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卒不行所居臨皋江潞茅屋一區碩田

碑傳九十一

六

一頃褐衣補紱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敏求衷經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于家行于國爲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歎歎景星之友于公三十年餘矣忍不敘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苗于京

公諱國用字公輔姓吳氏世居于温性耽書史當明末值流寇衝突奔竄東西家貧落魄魄口誦手披焚膏繼晷不倦名譽日噪弱冠領順治乙酉鄉薦時

鼎命聿新需才孔急或有勸公乘時利見者公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吾乏子奇之精敏美錦學製傷茲多矣乃鍵戶不出聚甲乙部而繙閱之與會所至欣然忘食或不覺墮坑塹中如此者十餘年戊戌成進士謁選授衛輝府學教授勸課多士循循有方三年遷永豐令卽今廣信之廣豐也先是永豐黃冊舛錯田土多爲勢豪侵蔽賦役偏重羸弱不能自存公下車廉得其狀躬冒星露履畝清覈均租稅平徭役數十年之積困以甦民甚德之邑與閭鄰界閭大凶侵老幼扶持攜妻子流入

境內者實繁有徒公曰是嗷嗷者孰非赤子耶調粟拯救勞來安集俾之各有寧居故流民爲謠曰瑣尾士女不適居菜色奄奄盈道衢賴藉河潤無摧枯是用作歌布廣都南鄙嘗不戒于火風伯煽虐里民驚駭失措公徒跌拜視反風滅火旋命書焚室而寬征與材嗟夫士君子衡茅踰伏哆口高談經濟一行作吏不恤草菅民命而肥其囊橐其煦煦爲仁者小惠未徧而神亦弗福若公之下蘇鴻雁而上假蒼穹不慕聲

韓公蓋光德政去思石記并製祖

政萬口懽傳貸種給牛招來逃戶折糧減役優恤薄田溝渠悉通野無早潦之患岡壠任墾人解告訐之風除漕米私幫官爲採買革驛站宿弊里免支應脩學宮建書院文教蔚起引墮水治門垣城守森然廣亭臺日蒲蘆追踪循令恢堂皇日景魯媿美前賢桃李徧栽士皆進業水鏡時朗吏無舞文禁賭爲弭盜之源平刑乃息訟之本潔己而苞直不入節用而行戶無虧是誠鑑留鞭有類元崇之送能不勒石頌德永存仁傑之思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仲夏穀旦闔縣士民同立

又南梁重濬河渠碑記前大

牟壤北界大河河伯一怒鼓狂瀾而南下勢若據高屋建瓴水而下流壅闕將不橫決不止母猪窩口河流之要害也永安南梁濬澤數里適當其衝一經汎濫則平田盡爲巨壑民惴惴有其魚之恐故自吳家堂及七古寺有河渠故道歸諸清河上有所受下有所洩旋注旋竭而水患無虞此明循良喬陳二公之所以惠我卒民也數十年來口口壅塞口口南梁濬澤之民口口韓公口來吾邑知喬陳二公之歌思在民每事取以爲法而濬河渠其大者凡縣南舊河數十一公之故道復念縣西北吳家堂之河池邇數十里所關非細因起夫疏濬典史陸公督率唯勤工竣不日永安數里之倉其利者議於南梁里劉家集後孔道之旁豎石以紀歲月使奕禩知此河之濬爲不容已非徒作獻諛之舉也後人視公猶今人視喬陳則重濬之功與肇造者同此河不涸矣而且由此河以知其濬縣南諸河併由濬河以知其折地墾荒薄賦輕徭種種善政百世之下歌思公如歌思喬陳是迺永安數里之人報

稱之至願也故爲之記

又重濬張村寺正禮陂碑記前八

聞之善作不如善因言其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故爲政者踵前賢之後  
因其成蹟而規恢之利興害去民不告瘁而登諸衽席之安其究也譽  
隆當時澤流奕世民之頌德懷報無窮已牟令以循良著者代有其人  
而近則無錫陳公幼學稱最牟地多磽南境尤甚沙阜綿互望若重巒  
壘障不可以田其卑者又苦水潦歲傷禾稼陳公爲開渠百九十有六  
正禮陂其一也上受官北白家諸陂之水下歸安家潭以入清河鼎新  
以來田多荒蕪沙平渠涇不特正禮陂之橫潰卽官北白家諸陂之水  
皆無所洩而張村寺地方民率逋賦而逃韓公首招逃亡使復其業躬  
履南陲遍閱岡陵陂澤洞然於目因念民之逃也以歲不登歲不登以  
旱澇不時旱澇不時以蓄洩失宜爰稽陳公舊渠百九十有六日漸疏  
濬今歲夏秋霖雨積水盈溝滄渠通水利卒以有秋環張村寺之民向  
被害獨劇故今蒙利亦覺獨深咩者歌野績者慶室猶慮久而忘也欲  
舉而壽諸石以傳之子孫父老進而問記於余余聞公於茲時方將力  
爲陳請起夫大濬之較舊渠加廣焉不令後此復至湮沒則公之功且

軼陳公而上之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也

此石當託陳韓二公之名以不朽

又蓋寨濬河碑前八  
民之情僞難知而其欲利遠害之心爲甚塾牧民者利罔小豈不與害  
罔大豈不去民得遂所欲絕所遠則其戴德無已之心亦爲甚誠也戴  
之不已則傳之傳之不已則誌之夫至傳且誌之又匪僅感戴而已將  
以令利之興不復湮害之去不復萌者爲成式垂法無窮也然利與害  
相倚去害卽以爲利故今日牧民者亦惟去害是急急耳牟承凋瘵之  
餘民害未易悉數支應煩則驛站之爲害也幫貼多則漕米之爲害也  
累及戶口則長夫之爲害也一概起科則差糧之爲害也至若緒洩失  
宜水潦洩至則溝渠壅淤之爲害也韓公治牟數載延紳士詢父老周  
閭閻察疾苦革驛站之弊則芻馬自供定漕米之規則官吏收解工倉  
足以顧夫則里下不擾下地爲之折糧則貧民得避度高下計丈尺深  
廣倍舊凡古所謂一百九十六道莫不開通而水旱無災數者之害皆  
去而民利日興蓋闔邑爲然也縣東蓋寨里有渠上自半截溝下至劉  
家潭向已湮塞今則引水歸河歲獲大有民受其福戴德難忘不惟傳

之猶欲誌之羣處而謀以板橋通衢行人接踵將刊石示久使後世有

為民興利去害者得以取法也用述居民之意以登諸石

前八

又楊橋折地碑記

前八

余讀周禮及倉貨志而知折地之有由來也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以  
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菜百晦下  
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二百晦倉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  
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  
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夫上田止百晦而中下迺  
至二百晦三百晦休息更耕其實止當百晦之數是不亦折地之繇然  
與牟土多瘠少沃要皆中下地耳然於勝國時原分三等行折及小月  
皇清定鼎兵燹之餘舊籍無存遂不問肥磽一概按畝起科廿年相承  
民茲以困楊橋迤北河流浸漬一望曷鹵幾於不毛以及堤堰所壓無  
地而糧堪為浩歎自韓公下車履畝檢踏洞知其苦如抱隱憂不去於  
懷後有新墾地一百三十餘頃例應報上行糧公念牟地議折之無策  
今復以墾地上聞使增者日增而減無可減是驅民於飢寒轉徙也於  
是會同僉議存此一百三十頃之新墾折與縣南之沙薄逃亡者若干

碑傳九十一

三

而楊橋嫌地每頃獲折十有五畝隄所覆沒則計畝除之其恩施公溥  
富不加偏貧不見遺而且以牟之新地代牟之舊糧既無溢額亦無怨  
民法良意美可以垂來茲也楊橋士民欲鐫石以志而勾言於余余知  
是舉也公蓋幾焦勞於茲矣貧苦之民累年控告若不曲為調停勢將  
哀鳴不止而新舉之一百三十頃又悉聞於上臺其閒力挽得回者非  
有堅定之識慈愛之衷者不能也況今吏治重開墾以此一百三十頃  
不折舊糧而報新墾可以為優擢地而公不計一身之功名祇計小民  
之室家不翅父母之為赤子謀殷殷惟恐不得飽煖也是誠所云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矣因喜而為之志

又島澤里折地碑記

前八

前八

前八

古之地以井授今之地以里分牟里廿有六肥磽高下壤地各殊大率  
縣南多沙薄不可耕沙擁成岡每風起沙飛其如粟如半菽者刺面不  
能正視輪蹄所過十步之外踪莫可復辨以之侵移田疇開無不壓沒  
又或野無堅土風吹根見莫不以枯其卑溼之地潦則水注成河棘則  
地白如霜民貧多逃村落為墟此南境之常也而島澤里為尤甚韓公  
來蒞吾牟按版圖稽戶口知島澤之民散處鄰邑者實眾加意撫字廣



爲招徠減差餼給牛種勒開墾濬溝渠猶念地不讓折則民困未已邊  
有新報地一百三十頃公不以上聞爲己功而議折以紓民困畝澤里  
獲折六十餘頃居者稍有起色逃者日漸復業今者國課無違得與他  
里相後先公於畝里有再造之功也里人因謂有明循令喬陳並稱喬  
公折地分上中下之等陳公濬渠一百九十六道若公則兼喬陳之美  
可以鼎峙而三遂將喬陳祠之在報恩店者垣宇聿新而立石祠內紀  
公折地之由異日當爲喬陳韓三賢祠也余族世居畝澤今奉新令均  
里甲移之高黃高黃里實皆畝澤人也留畝澤及入新興亦有舊畝澤  
之半稱畝澤示不忘舊云

父申詳墾荒石記

前八

張家莊古市也環張莊皆薄田舊屬高黃里今移辛興其居民雖藉貿  
易以生而按畝起科每苦不支韓公廣招徠貸牛種出示勸墾以多種  
代折糧民之疑信者半其信者曰公惠我哉墾一畝受一畝之賜勿使  
地有餘力也其疑者曰公誣我哉公在牟而開墾之利小公去牟而續  
報之害大甚且以欺隱具控者盈庭累贖也是歲春佟大中丞自雒還  
沐道縣南張莊黃店凡沙阜綿互及波池沮洳之地目擊心惻形之太

息者數數適李寨

秦大山

畝澤高黃

大莊辛興

白沙八保

之民扶老

攜幼羣以

墾荒折地

白之中丞

馬前蒙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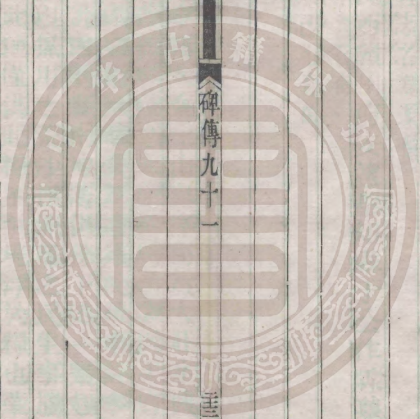
司府行縣

確查公念

不可失爲之痛切指陳纖豪無遺議前後申詳多不能載大指謂牟地  
原分上中下逃四則縣南地薄俱係下逃一槩起科遂致積欠不如通  
融令其開墾以無用之荒沙拯流離之民生事屬無礙卽將來墾完足  
額徹底清查此地僅供此糧不至地浮於糧也蒙大中丞批縣南荒沙  
岡阜不在額荒之內准其開種以蘇地薄糧重之困行下民皆僉呼傳  
頌信而無疑奮力開墾榛蕪化爲平疇安享收穫永絕後患辛興里民  
謀勒石以志公德予曰是舉也公於撫字中有催科蓋仁者之心智者  
之方也何也地不折則糧重糧重則民窮墾荒則地不俟折而糧輕糧  
輕則民裕非撫字之仁乎民窮則財不給財不給則賦逋民裕則財不  
匱財不匱則賦足非催科之智乎後之知催科而不先撫字者可以此  
爲炯鑒矣況尤有省耕開渠輕徭緩征驛站漕米革除私幫循政多端  
里人志之宜也其市井之非土著亦羣然曰吾儕居此雞犬宴然行戶  
無虧荷公惠至厚也亦請登石志不忘焉今公有中行之擢攀留無計  
用勒石通衢以表德政去思之實云

碑傳九十一

三



碑傳集卷九十二目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中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元棊墓誌銘 王源

周君宗傳 夏朝

張君瑾治昆明記 焦循

楊朝正傳 八旗通志

天柱令王公復宗傳 陳鵬年

中書舍人任先生楓墓誌銘 全軌

宣平縣知縣劉君濟寬墓誌銘 韓炎

崑山縣知縣仇君士俊德政碑 韓炎

儲君方慶墓誌銘 魏象樞

故文林郎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作霖墓誌銘 張貞

任公辰旦傳 齊召南

又任君集課記 毛奇齡

碑傳九十二目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obscured by the seal watermark.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文林郎', '中書科', '中書舍人', '侯君元棊', '墓誌銘', '王源', '周君宗傳', '夏朝', '張君瑾', '治昆明記', '焦循', '楊朝正傳', '八旗通志', '天柱令', '王公復宗傳', '陳鵬年', '中書舍人', '任先生', '楓墓誌銘', '全軌', '宣平縣', '知縣', '劉君濟寬', '墓誌銘', '韓炎', '崑山縣', '知縣', '仇君士俊', '德政碑', '韓炎', '儲君方慶', '墓誌銘', '魏象樞', '故文林郎', '江西贛州府', '安遠縣', '知縣', '于公作霖', '墓誌銘', '張貞', '任公辰旦', '傳', '齊召南', '又任君集', '課記', '毛奇齡'.

康熙朝守令上之中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元棐墓誌銘王源

君姓侯氏杞人諱元棐字友召人稱之曰兔園先生以辛丑進士知湖州德清縣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外艱卒于家卒十有三年其子方曾請某為其墓之銘以藏於廟謹按狀君高祖諱子趙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曾祖諱應瑜以鄉薦知泰安州歷鄭陽知府而諱邦甯者其祖諱體異者其父俱邑庠生父封文林郎德清縣知縣君性至孝當明末造寇亂舉家竄徙時年十五常懷乾餼供親祖母卒客邸父母同患病疫君雪涕經營調護流離險艱備至久之復歸里郭外皆土寇城中斗米錢二千君日率兩弟採柳絮挑菜甲雜練為食而父母甘旨未嘗缺未幾

大清兵渡河中原悉歸附杞始安堵然家中落於是教授鄰邑為養而以不能時奉大父母色笑輒爪其胸胸痕血縷縷不絕見者悲之君生於天啟丁卯稍長日誦千言時生計窘封君嗜飲每夜篝燈一君撥

碑傳九十二

火執畧侍封君且飲且授君書曰吾與若祖晚年惟視若若不力學更誰望乎於是君益刻厲十一歲應童子試不售文為里中傳誦後輟轉

他鄉戎馬未嘗廢學年十七補弟子員鼎革後舉辛卯鄉薦辛丑成進士已酉除知德清縣於是始得祿以養乃居官八年善政不可勝紀而家無餘資庚戌秋霖雨害稼君顛上官請命中丞范公承謨按覈之君力陳請淚應聲落災民數萬號泣動地范公歎曰侯君真民父母也卽令陳救荒策乃條三事以上一曰借庫金通糶平穀價二曰折蠲糧稅免流亡三曰輸穀納監以富民養貧民范公一一奏請乃復請發米千石勸民輸米二千石煮粥食饑者又發平價米八千一百石分極貧次貧給符驗糶范公亦發賑米九百二十石凡活九萬二千三十五人於是民困大蘇次年又苦旱君為文以禱旬日甘露降於禾如漿大雨霑足而壬子蝗災復以全荒請蠲折如庚戌兩年其免四萬餘金糧六千餘石邑人至今頌之范公之撫浙也馭下嚴明不稍貸初覈災傷時守

令無敢發一語癸丑君以歲饑復請發米千八百石錢四百萬賑之分守嘉湖道參議某以范公檄稽覈屬吏微服入德清見其給賑寂然無譁饑民悉得實惠去歸白范公公曰吾固廉其賢也檄他邑為法而手

書勞之其見重如此初德清居甯水上當天目下流設斗門版牘隄塘備儲洩久不治易浸潤而人丁詭奇俗健訟多盜漕胥汎兵勢族恣奸害君修水道請編審講鄉約嚴保甲革漕弊抑豪強風俗丕變又念賦重民貧課民蠶桑屆期市杭扇數千手書勸農字從一二與隸徧往驗之所至婦子爭出筐以視勞以扇惰者薄治之蠶利遂倍于昔當是時君再迎封君及曹孺人就養署中而王父以年高不得往封君孺人至卽旋返君每以不獲事奉拊膺飲泣欲乞休范公督閩去志益決屢請會滇閩叛兩浙所在竊發君募鄉勇修弓矢械礮晝夜訓練太湖寒山賊蜂起剽劫獨不敢入德清界久之以計聞其黨降之餘散去而禁旅南下供億繁君如期立辦里閭晏然無擾制府武定李公之芳嘗謂諸將軍曰侯德清真奇才也甲寅夏君大父卒計閩慟幾絕欲歸不得丙辰告休文一月三上遂移中書科中書舍人以歸未抵舍封君訃音又至君搶地泣血袖淚朱殷勺水不入口披髮跣行數十里號哭入郭門觀者莫不隕涕君數年來積勞成疾至是衰毀逾禮遂不起君得年五十二元配李氏封孺人子二長方曾甲子舉人次京會庠生女三適某某孫四某某君爲人平易不立崖岸而正直不可干以私初蒞德清徵漕糧吏以例金進杖之立散還民閒刻石永禁壬子分校浙闈檄未下有以賄請者叱之去及居家厚于宗族故舊造福鄉里善難枚舉卒之日無親疏莫不同聲痛悼公之賢蓋可知矣銘曰

吁嗟侯君

孝稱幼遭閔凶勤且辛雪溪之水流清淪移孝作忠何振振彈心乃職瘵乃身毀以滅性成其仁彼蒼不憇遺哲人我銘斯石志不泯

周君案傳

夏鼎

濂溪先生之後有賢裔焉諱宗字展臣號蝶菴桐鄉人父曰拱辰明經博洽古文辭君少負雋才年十七作游硤石山記陸徵君仲昭亟稱之爲諸生學使者李唐生具知人鑒尤以吏才許之顧數奇不售丙戌以拔貢受富春學職歷八載直指杜泉薦於朝遷廣東澄邁令再任山東諸城俱有異績中蜚語歸里康熙十九年卒君行誼修整所歷仕途務盡其職睦州處錢塘上游山川險阻遭兵革之後士氣不振公獨勤於課試薦拔孤寒所期許無不先後成名去文風丕變自郡伯以下咸接以賓師之禮甲午入廣餘孽猶未殄道塗充塞巡撫李檄署陽山公單騎至邑廣布恩信盜賊解散三月邑大治比蒞澄邁訪民疾苦盡革

夙弊嘗視事有躍馬入而索芻焚者笑指庭草謂曰是可飼也蓋刈諸盜魁林貴者據險出沒爲患君廉得其賊王仕俾偵貴自効有陳弁與貴通貴夜就陳營縱飲君率勇健掩獲之諸城前令戕於盜資給遣歸其子追比尉徐覲至任甫兩月革職妻子不能謀食咸力救資給遣歸君尤善於荒政丙申在澄邁乙巳在諸城歲大饑施賑有方全活甚眾嗚呼君之吏才善矣吏才果足以盡君否也

夏駟曰君在諸城童子試得陳子獻眞力薦補弟子員復命從李太史澄中受業具書幣躬造廬載拜盡賓主之禮而去治西北有故蘇子瞻超然臺葺而修之暇則嘯咏其上或偕諸名士登瑯琊觀日出飲酒倡和其風流遺韻近今簿書吏可多得耶

張君瑾治昆明記

焦源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屯軍屯既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旣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畫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

神傳九十二

三

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弊舊例里民使里蠹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餽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問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閘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曰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箐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滌園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閘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曰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確犖之勢十倍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井得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

苦旱滌園廉知白沙馬裊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  
湮乃親操板舌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  
皆市墟於兵爲盜賊穴滌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  
實其中遂成貨廩牧圉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囿也土曠而不  
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  
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滌  
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問帥之僕李殺人帥戚晚勢甚赫請寬於  
臬司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諾諾歸不言數  
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  
佐一口遂解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  
綱之子也巳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  
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  
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  
昏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婿乘我馬  
爾役送之歸有劫之者以盜論同里梁五榮嘉稷在姜青藜將軍幕中  
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瀟山萬人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

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婿貧儒得富妻

四

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蒞仕甫閱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饑者食勞者  
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  
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  
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  
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  
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滌園  
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  
大人積勞忍饑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  
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  
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狹  
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聞  
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猺獯蠢蠢  
所謂耀武觀兵震懼之也曰聞六汗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  
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  
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

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滌園終不與時雖  
重迂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  
侮鄉縉紳陳縣懲之滌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  
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縉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貧而戾且家  
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縉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繫之而  
使縉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  
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  
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  
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  
圖至張於庭泣曰昔有獄於縣不直我然誥戒我如父母我由此而  
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  
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躋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  
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  
冬余赴京展觀

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滌園對

塵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末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滇人

碑傳九十一

五

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道路聞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  
其爲人而推薦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  
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犴狴之困假居停  
之安時時啗問資其困乏又以虧空罅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  
捐俠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粗完鯁生之命得以苟全  
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更有童  
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呼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  
也哉

雋子曰余家藏張畏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異日  
倘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  
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旣而閱邑志寥寥不  
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  
論賢否眞僞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旣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  
史傳所取裁遺者旣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  
百餘年來水淹鼠蝨之餘未嘗消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  
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



之師範也歟滌園名瑾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敘膏部下憐之使伴其子鐵兒讀時暮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嘖嘖奇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之後已微求得鐵兒厚報之周彝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閒夢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楊朝正傳

八旗通志

楊朝正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爲東昌府知府到任後每月朔望親率僚屬宣講

聖諭傳集士民環聽仰體

朝廷養老至意歲暮擇年高者卹賞之行文各學教官課試生童解卷親閱獎勵備至每年春秋遍巡四野勸課農桑見田苗茂盛者賞荒蕪者罰於是家無惰民野無曠土訪知臨清有臨米臨銀二項好弊叢集卽詳文巡撫題請歸併正賦項下民蒙其利二十四年三春無雨民不得耕種乃齋戒沐浴同妻親自揀麥磨麩作供具焚香告於天曰若知府有罪願干天譴乞無降災百姓自亥時跪禱至子時沛然下雨是年

碑傳九十二

六

大有時盜賊未靖民不安居因親查里甲按戶編牌令地方人等嚴驅奸宄盜遂屏跡東昌府向有挑淺水夫名色甚累民卽行文聊城令其申請布政司均役至今士民稱便凡理詞訟槩不批委屬員大事執法小事准息數十年閒訟獄衰少東阿縣教諭王璜事繼母盡孝值歲荒救飢民數百人朝正詳請布政司旌其署監生崔允璧於通濟閘設大橋一座橋之南北各施義渡一艘亦旌其門王士傑捐資補東關石街親置酒勞之由是郡人爭先向善郡城西南低窪每逢大雨泛濫五六十里民遭淹溺者甚多朝正捐俸銀三百兩屬武進士何泌等監工創建大石橋三座砌路六十丈又慮水大衝堤復捐俸銀五百兩修築堅固府城始無水患二十五年春夏不雨二麥無成朝正自捐俸煮粥且勸紳矜協助於是教諭王璜監生崔允璧展一鵬等各捐米數百石又開倉發粟減價出賣民賴以活者甚眾臨清鈔關巡攔不時擅到東昌擾害地方商人執從前碑文台詞公籲朝正詳明督撫題請遵照舊例勒碑以垂不朽行旅承賴焉今祀本府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仕至河南巡撫宗仁見世職名宦傳

天柱台王公復宗傳

陳勝年

公諱復宗字元一別號捫霞前少宰夔明公之嫡孫而洱海道尹諧公  
之次子也繼為允茲公嗣蓋吉樂允茲生而穎異年十四卽補弟子員

是歲食餼文名籍甚然屢困于省試會督學公仍齋較士楚中楚與黔  
相近而公故黔籍也寄籍句容才兩世耳又念本生父尹諧公沒滇任

未就窳窳弱弟隨任殫他鄉因謀之黔試且扶輿歸里焉督學仍裝遣  
之既至則攜弟應普安試輒入泮負骨歸葬于祖塋之側既而登黔省

已酉賢書儀吉案點志王履宗普進士官西舉人許尚許謁選得靖州天柱  
令是時吳逆甫平王師凱旋舳舻千里蔽江而下悉索無時而天柱當

逆氛蹂躪之餘民不堪命公痛哭陳情乞紓其困書凡十上而乃得請  
民賴以甦又徵解楠木挽運浩費不貲悉取之閭閻公復力懇減免致

獨大吏之怒亦弗顧也為政務與民休息煦濡噢咻唯恐弗至故還定  
安集民氣漸復邑無學宮儀吉湖南志雍正四年天柱改屬貴州貴

州明舊縣時建於城東後移城南通志云天柱縣學在縣城北原屬湖南  
捐資改建今地雍正五年割縣歸黔初隸黎平府十二年改隸王復宗  
其善公捐俸營建既成時召多士課誦其中舊餘入學額止八名公力

為詳請增廣二名今著為令是以邑當兵燹之餘學校廢弛教化不行  
自公為之而士子勃然奮興文風亦不變矣在任八載善政甚夥上臺

欲力薦之以有齟齬之者遂寢不行公處之淡如也積勞邁疾卒于任  
未盡其設施人咸惜之有子曰鵬字培青今為福州守能以治術世其

家  
贊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王公之為令可不謂父母乎余讀太  
史公酷吏傳鮮克令終而循吏傳之世濟其美者不乏也公未究厥用

而公之子培青為守方推用公之所以治民者以拊循其下猶公志也  
余數與培青游知其才具不凡決不以守相終仁人昌後史臣將著此

以為循良勸焉  
中書舍人任先生楓墓誌銘全載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朔木菴任先生卒其子噎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七  
日葬於城東十里之新塋狀來請銘嗚呼木菴今之學道愛人之君子  
也又與余相知最深其可以不文辭木菴諱楓字夢道汝州人曾大父  
時隆大父立紀父三奇登丁卯河南副榜貢入國學以推官待選卒後  
贈文林郎靈石縣知縣妣韓氏贈孺人木菴為諸生卽以文章有聲巽  
序閒順治十一年舉於鄉五上公車不第康熙六年始成進士授山西  
靈石縣知縣靈石當秦蜀之衝方西南用兵大軍數過騷擾十倍於他

鄉爲吏者又往往追呼敲扑竭百姓之脂膏以媚上官爲遷擢計民不堪命木菴獨惻然悲之謂人曰吾少時見府縣官不念天子生民之寄而殘虐無告甚恨今一旦備官卽忘之獨不愧乎顧余何能爲夫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踏以身試不測而無益於民斯亦難矣堯夫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吾將疏闊禁網與之休息而已居六年拊循保護甚有惠愛政聲流播千里外張仲誠客禹州聞而亟稱之一日偶外出見石上大繩繫一人問知其負官租者大怒立命釋其人而管督租者數十有訟者兩家並巨富各行賂至千金求直木菴揮之去曰無所用此若金多何不投之汾水中耶卒勸諭之使歸於好而後已時太原傅青主抗志巖穴最少許可木菴獨與書問不絕人以是高之木菴淡於榮進自念五六十歲人不宜與後輩馳騁願求去不可得遂用新例得待次中書舍人以歸去之日老幼哭送百餘里不絕有送至平陽府者其仁心厚德可謂民之父母而其志意亦可悲矣旣歸里謝絕世事方相從故人野老日徜徉山水閒以自娛而不幸一年遽以死壽僅六十汝墳人無大小皆爲垂涕有兩弟一姪引與同房終身無閉言性嗜書自六經四子以及司馬遷班固宋諸儒之所論述靡不究其指

歸與人交絕去城府望之夷然卽之温然而篤於故舊至於其人已死而恤其妻子愈久而不倦其論詩深以世之規模王李者爲非而有取於性情之言滔滔自運者顧其體氣頗疑於俊自甲寅入都門與白仲

調相倡和始一變而爲雄渾寓慈仁寺每仲調夜歸卽三鼓必過其廬

於木菴可謂傾倒矣卒之歲始爲詞聞得數闕皆可喜者善行草書然篤好王文安他不甚學也娶王氏贈孺人李自成之亂孺人年十七罵賊以死葬城西今改附木菴墓繼娶李氏陶氏最後娶蘭氏封孺人子男三暄弟榘子暉弟楛子木菴以無嗣育爲己子並爲州學生職尙幼孫男二龍珠二美汝墳自唐以詩名世者劉希夷一人耳絕響千餘年至木菴而繼之而木菴學行大節孔子所謂古之遺愛者希夷不及也昔蔡中郎爲郭有道碑自以生平所作惟此無愧辭余於木菴真無愧者矣銘曰

巍巍大雄汝水淙淙木菴子墳在其中

宣平縣知縣劉君濟寬墓誌銘

韓炎

君諱濟寬字公定其先永城人明初有諱奉先者以靖難功授武略將

軍河南衛副千戶宣德中調潁川鎮撫遂家于潁君祖諱九光萬厯中舉進士累官雲南左布政使考諱廷石流賊掠潁以諸生抗節死子三人君其季也自爲諸生名籍甚方家多難君與兩兄以孤子枝柱門戶捍外侮入奉母尚太孺人得其歡心退篝燈績學不休順治甲午舉于鄉累試禮部不利謁選知宣平縣康熙乙卯也宣邑故瘠時方用兵鋒刃縱橫廬舍邱墟田疇蒿萊民率逃山中單騎之任未蒞事卽與主兵者約勿擾民親詣深山巖穴問招流亡布恩信爲請于上官給牛種時宿吏皆難之謂于例未有上官以君請之誠而堅卒貸以司庫銀二千君相其緩急分給之旬日閒民歸相踵田野盡闢及秋有年民忘其亡賦皆完而所貸亦無少負也當三藩構逆征討者八年天子宵旰憂勞以兵之激民而釀亂而親民之官莫縣令若見大帥輒蓄縮容頭浹汗不敢仰視而四境之民目擊其死亡或亦黯然出涕無以救也以故民日離散鋌而走大山長谷之中窮困無聊皆與賊應和誠得令盡如宣平者民方如赤子之歸父母豈肯自匿爲賊誘以至于蔓延不可誅哉君視事不設飾簡民亦不忍欺雖當倥傯興舉學校厲人材時曉以大義以風民堅其心邑方賴以治而君病矣遂力乞歸得

碑傳九十二

九

請杜門不出日以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誦咏體認畢其大趣暇時眺覽頽諸名勝地時兩兄亦皆致仕歸奉事尤謹歲時伏臘三老瞻然坐堂上羣從子弟伏謁勸以行誼及詩歌古文咸有指授見者謂洛社耆英在子一門尤以爲難云所著有易經訓解頽志括蒼游記殘疆請命編越游詩湖上草如干卷君自少時勇于爲義急人利物頽當國初承亂後豪猾吏爲民害勢張甚御史按部君請而置之法潁地廣而入薄舊比宿蒙例得併畝起科順治初均畝君力請于官得從四倍爲敵至今利之尤好施與輸粟賑荒活人于飢寒常無算蓋其澤于鄉者又如此君卒于康熙乙丑九月距其生年六十有八娶王氏子一人肇浦康熙乙卯舉人女八人適諸生張元振郭嶠甯愉郝毓珣蘇勤周公佐李元生梁史肇沛將以某年某月卜葬君子某原以孺人祔而謁余銘嗚呼君之事皆可書也如宣平事尤不可以無傳銘其可辭銘曰有明降割寇張之孤烈士捐生違惜我孤我孤戡搨卒完其家牽絲宣平時亦鼓桴丁男走藏田爲大塗勞來安定有政有居牯牛豨豕銷落孽牙見可退勇節完不渝所不卒施及于里閭懿惟內事不愧君俱式穀爾後門高其車我銘其藏以贊史書

崑山縣知縣仇君士俊德政碑

韓葵

定興仇侯治我蘇之崑山期月而縣大治縣令于古視諸侯其實不然一切不得專無所措手而江南州縣尤繁劇崑山於府為緊縣故叢而巧法風俗日媮薄官其土者噤縮不敢有所施設獨侯治之寬然有餘蓋侯慈惠之性嚴明之才而一以直道行不自愛其官以是故能有愛於民云令甲課吏錢穀期會是亟侯催科有方不一擾民吏不得囊橐其中俾民無絲毫無名之費以專給公家而民于是乎生恭俗善訟民有死者輒誦誣償幸得直產大率破黠者多家于兩辭侯斷決以情斷獄數十一無枉濫且痛懲其無良者奸風散落而民於是乎知信春秋巡行阡陌勞我農人有力田者輒賜之酒用以教誨愧耻其惰窳者而民於是乎務本縣倚山為治民作山王會坎擊鼓缶釀錢取贏又多淫祠好巫覡女子多舍業會道路侯悉禁止弗納子邪而民于是乎知義奉宣德意朔望講

上諭十六條勸勉惻怛非飾文具貞孝必旌或拳勇鬪狠以危其親者必賞之法而民於是乎敦行卻金以治學舍論文校藝使士子彬彬焉又多為里塾以誘進其子弟而民於是乎興學迹侯之治行不勝書其

韓葵傳九十二

十

大者卓卓如此蓋侯惟知為其所當為必不為其所不為直焉而已直故視一縣甚重儼然若古諸侯之自治其國而不屈於上官其視一官甚輕坐堂皇若坐傳舍而不私于一已天下之大使如侯者相望則縣令猶可為而斯民其有幸乎奈何不能盡得侯而僅有一侯又未能使之必不去也德善在人歌舞載塗相率伐石謁辭憲於後禩於戲斯民猶三代之民其直也夫余既略侯之事如右復寫民間思慕之情而詩之或採風者有取焉侯名士俊由進士授今官籍定興實聞喜人詩曰於皇聖世面蓋九州不我遐遺惠我賢侯我侯戾止雲之油油民今有家我春我秋訟堂肅穆彈琴而理流水縈環青山尺咫庭無鼠雀俗息金矢民幸不冤侯矜勿喜游於市廊其樂愉愉街彈是警桓東是除昔我向鬼婆娑在塗今我姬姜不踰戶樞適彼郊埜田疇用關履畝南東美侯之跡誰圖者麻誰桑者宅婦子饁餉得嘗官驛興于庠序若時而兩教于游宗若哺而乳歌絃相聞造我髦譽其風肆好匪直禱侯其借我惠我無疆侯倘去我福此萬方我民禱祠世世烝嘗天高聽卑以達穹蒼

儲君方慶墓誌銘 魏象樞

康熙丙午丁未閒人文焜耀宜興三儲配三蘇讀其文一蒼蒼堅緻類有節一英華美秀而有度一倜儻幻化義不與古今人苟合有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驗也壬子歲余奉

召入朝詢其官一選木天其二則皆百里選也乙卯余兒學誠舉于鄉出孫太原儲清源兩公門儲公者正余曩讀其文謂義不與古今人苟合當世所稱廣期先生者也歲時廉其治狀有聲戊午

上詔舉天下博學鴻詞之士董學士訥疏清源知縣儲方慶人文稱報可將入都清民攀轅環泣不忍慈母去都下待試十閱月蕭然著書

足不過公卿門試罷清源復以竹馬來時抱病絕意仕進竟歸里自號

遜菴爲兒時家門鼎盛其祖太學公承御史公後頗豪華蓄女樂二部

堂中匏竹絲管歌舞之聲不絕母家潘氏饒甲興邑父文林公奇愛遜

菴外內戚屬爭致繁豔娛悅耳目遜菴概棄不視獨愛書七歲五經成

誦八歲抱致督學前與試號奇童十六試棘闈不中屢試屢躋中更父

若母大喪家乃中落遜菴益肆其志于文章三十四舉江南榜第一其

難兄井陘公善慶堂姪庶子公振俱大魁名益震動一時遜菴殿試直

言時政比諸封事得二甲不與館選遂家居奉祖如父七年令清源西

碑傳九十二

南方用兵清爲孔道小邑牛馬芻秣供億日增數從上官爲小民請命

力言費煩重作法派民軍行不數年而民盡矣上官意不許遜菴憤激

舉債補濟歲終銷算亦不許乃力任不派里甲絲毫政平役均士民咸

德之獨不獲意于上官不坐能去又不許是時善慶令井陘與清源遙

望五百里軍興震蕩旁午飛馳之聲相應日或踏數馬所過誅責不如

意杖馬箠指長吏雜以怒詈井陘君不勝憤自經署中風聞遜菴哭累

日夜不能止引疾乞休曰職與亡兄生同胞幼同學稍長同失父母起

居飲食倚祖爲命及成名卜仕無不同者兄困于王事死非命不才骨

與俱碎有祖九十有五不能當悲哀乞題放還保祖命左右聞者皆泣

當事不爲動踰年其祖太學公果告終遜菴求去益力上官留益堅病

甚會徵車就道事畢余始相識知其義命自安不復作金門想遜豈待

卜哉既歸葬祖成禮撫荒田敝廬甚適掃榻讀古人書課子姪爲文章

門無雜賓慶弔宴會不相聞非骨肉親屬與素所交游雖至不見後亦

罕至遜菴不能與今人遊又嘗自愧不及古人獨一見與余合遜菴才

名初盛余在家及余在國遜菴復去官余爲詩送之有人從玉署贖

龍袞君合銅章讓布衣之句遜意存焉爾遜菴爲人天性耿介扶弱抑

強不慕勢利才幹骨力養晦數年可任天下事乃五十而夢登天悲哉  
逖菴家世起唐御史儲光羲公以事長卜江南后裔止宜興爲臧林儲  
氏累世簪纓不少入明宗祀益繁衍曾祖御史公昌祚起萬曆名進士  
傷于讒終蜀兵備晉階中憲大夫祖懋端太學生父福疇中壬午副榜  
貢太學有文名贈文林郎清源縣知縣母潘氏萬曆己丑進士戶部郎  
中守正公孫女州二尹紹謨公女贈太孺人生四子公其三也公諱方  
慶字廣期號逖菴康熙丙午解元丁未進士授山西清源縣知縣封文  
林郎生于癸酉三月初五日辰時卒于康熙癸亥三月二十九日辰時  
享年五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二月初九日卜葬于其邑下山之麓元配  
徐氏天啟壬戌進士四川成都知府申懋公孫女太學生封文林郎燦  
先公女封孺人子五人長右文中康熙丁巳科順天舉人次太文縣學  
生次在文郡學生次郁文次雄文次文四人逖菴門下士牛兆捷善師逖  
菴聞變有望祭文詞甚哀亦傷逖菴長子特立阻于孤行也余兒學誠  
哭以詩有空將詞賦傳華國不使才猷說濟川之句其實錄哉所著文  
集二百篇詩各體其千首爰系以銘銘曰  
景星慶雲天之瑞也文則有慈母神君人之善也官則守玉輝于山珠

媚于淵而弗耀于市物何咎午未義興號才數朝華夕謝難爲久鬱彼  
佳城深且厚登高望遠期不朽

謹案原編有殿試策銓政清文論河淮議荒田議饑民墾荒議田  
役兵餉策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故文林郎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作霖墓誌銘張貞

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哭其母

楊太孺人以毀卒卒時距聞訃僅六日也其卒之又明年十一月朔日

葬于飲馬鎮之原享子璣持公兄主政君之狀越境來請所以誌其曠

者余與主政以文字相知情好甚篤且其人純誠質厚言足信重所述

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用是不敢辭惟公諱作霖字肖形別字濼濱世

居文登始祖諱皋者徙昌邑遂稱其邑人厥後數傳詳見世譜至文學  
公諱淇處士公諱不順贈文林郎安遠縣知縣公諱英則公之三代也  
楊太孺人孳公時夢月墜于庭寤生公公生而警邁甫弱冠已與兄沛  
霖著聲膠序聞矣甲午科試沛霖名列前茅應進食學官廩爲有力者  
所奪沛霖負屈自理而聲強當事者甚加榜焉公屹然而入爲兄稱  
寤并得大杖其兄弟急難不避嶮嶮如此公兄弟抱憤歸閉室不出

其揣摩之業伏而讀之是秋兄弟遂同舉于鄉當時以爲榮丁酉其父贈公病徹夜侍湯藥不懈既沒執喪能無違禮庚戌公兄成進士去公猶困鎖院念母春秋高思得一官以養乃棄去公車業隨例試吏部得縣令庚申謁選除知安遠縣公逡巡不欲行曰一去四千里不遑將母奚官爲楊太孺人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報

上恩無日矣公不獲已乃行安遠古濂江地鄰粵畷聞其俗剛悍號難治公至爲之剴別蠹弊根原窟穴豪髮必盡邑賦舊無定籍皆計禾論田胥史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公句稽會較書之版冊凡輕重多寡首尾鱗次不復任胥史其弊遂蘇時吳逆未平王師入粵道出安遠舟車

需人甚眾公力請當事其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至里社踐更務使疏數得均故輓運紛紜民不告病鄉飲酒禮最古季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貨所推擇賓介至有懸梁仰藥或脫身棄妻子逃遁以求免者昏姻人倫之始或流爲戲婦惡俗楚撻倒懸抱朴所言于今猶烈公皆厲禁之著爲令其它健鬪終訟溺女掠婦諸弊公隨事誠諭有不從者治以柱

後惠民民相謂曰公館以齊魯禮義之俗化我也翕然從之署傍舊有廢圃公誅茅成挹青之館雖僅庇風雨而種植名花異卉多至數百本

碑傳九十二

七

每當退食鉤簾據几隗俄其閒讀書賦詩或延賢士大夫觴詠留連竟日以邑事叢劇他人蚤夜不得息公慮之超然閒暇若區區一邑不足供其施設者然則公之才又詎可量哉居安遠六年善政爲一路最贛南監司丁君煒鍾君有德先後尉薦當遷官矣公念太孺人甚謀歸省不果會覃恩父得贈如公官母封太孺人公曰榮及所生讀書之事畢矣遂決計勾歸當事者惜公才勉留之固請乃許方俶裝而太孺人訃音至矣公哀號自擲殞絕者數四退處苦次旦暮哭不輟聲家人譬曉百端終不聽曰乞休爲我母也母已亡將安歸詰朝以書遺主政君曰戀戀一官留滯贛南不得在母側侍疾嘗藥聆永訣之言親舍斂之事眞天地一罪人也恐不能生還鄉里矣竟以不勝喪卒於官寢公生故明崇禎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距其卒得年五十五娶杜氏封孺人三男

子璣候選州同知珊璣皆邑庠生一女子適國子生姜燦孫女三皆幼所著安遠縣志十卷入闈記事自記政略各一卷詩古文詞若干首藏於家公爲人長髯豐下個儻不羣與之語温然可親好以詼諧翫世或旁託廣譬以發其論議至利害是非之際則侃侃言之未嘗輒語佞合其居官也屏去繁文力崇實政康熙辛酉分校江西鄉試其閱闈牘辨



異同論純駁移日分夜屹屹不休所得八人皆名宿壬戌江右第春官者僅劉驪一人即公所首薦士也部民魏甲有妾逋逃公追攝至庭察其色辭有異問之果為盜所掠賣者公遣人齎資奔走千里覓其夫鄭於程鄉還之公初至舊令郭君士乾陸君箴已卒猶欠官錢各數百緡公皆慨然代償其子弟得無遺累公之可記者如此此其所為應銘法也銘曰

以仕代耕三釜匪盈及親則榮靡朝靡夕以志以物甯忍遠親而為人役生不適意簪紱可棄母之云亡厥心孔傷不如相將游白雲鄉嗚呼為吏而俗以醇為子而孝獲信亦足以式後之人

任公辰旦傳齊召前

任公名辰旦字千之待菴其號也世蕭山人幼奇慧與同邑毛奇齡王先吉韓日昌學同師稱四傑俱以文名而公才行高出諸人右順治丁酉舉於鄉從外氏籍曰韓燦丁未成進士復今姓名丙辰除江南上海縣知縣縣故稱難治當吳淞之委負海多豪猾戶十餘萬歲租不下四十萬漕復半之前令九人皆累繫獄公至勤聽斷自奉儉約如諸生視百姓如家人子弟催科以時不大用鞭扑百姓感其仁輸將恐後新令

碑傳九十二

六十四

撤海濱防軍公慮其乘閒至剽民財也密請將軍行期故邀軍主歡飲宣言期須稍緩次日將軍忽下令促即行公厚具牛酒道上勞軍軍毋敢遷延他顧居民帖然黃龍浦為吳淞巨口營建閘屢圯兩岸築塘費不貲工訖不就公倣浙之為梁者命匠先範石於陸連比若長堤第其次入水募善泅者暗記累水中悉合矩度如陸連比若長堤東水就閘水不橫溢閘始固公性稍迂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嘗占夢剖決發姦摘伏民驚為神公政聲日著當遷督撫以公擅文名舉應博學鴻儒報罷歸故職乃破例不論通賦以劇縣良吏特薦聖祖可之行取入都癸亥補工科給事中公感知遇連上五疏請酌蘇松賦額以遂民生預籌經費以貽良法慎用人以肅紀綱核廉貪以飭吏治酌藩司護印以重憲職言皆切直遷兵科掌印甲子典湖廣鄉試時稱得人丙寅內轉改大理寺丞丁內艱歸遂不出年七十卒于家有介和堂集行世又所著言近錄一卷門人湘潭陳鵬年為公典試時所得士傳其學初公與毛奇齡齊名奇齡文學冠海內於士友少與可獨敬公作上海縣集課記自翰林歸蕭山又為公作行狀謂公生平才行不愧古人云子孫皆能世其家孫元文以進士教授嘉興與余善

子與任君待菴名辰且讀書城東草堂期為管樂不期為董鼂也既而遭鼎革子避物去而待菴以第四人舉於鄉丁未成進士與禮部廷問第一人俱出頻陽門下各虛館職待菴而待菴拂衣歸就子舍者凡八年例初改官者始縣令于是筮君令上海按令有治課凡導揚撫字顯善刺惡敦業崇利折獄平賦以逮時候畜積倉庫傳驛隄防栽植雖往有分佐而崇責之令一人故一人所掌不啻古所授一十二事而君悉有以治之操制其地若有餘刃會臺使君下皆當世賢大夫相能遂寬其轡繮勿令有所拘閔而第慮催科之有未副也子嘗過海濱觀其治歎曰君哉君哉夫人幼而學壯而欲行乃一出而悼之生平所學者何事而出處兩截是毋論三古也即兩漢以後所稱中牟浚儀河陽廣昌諸事皆不可求之於士大夫之閒而君以管樂自期略見鋒角雖催科獨苦辛無廢事不可云拙且夫上海固繁邑也戶甲數萬計歲入畝丁租賦合不下四十餘萬然且漕租半之每歲正供外冬漕將及鴈高子城者二百餘遮浦而下各呼譟斂漕去民田產木棉買禾填漕比漕發民兩目爛然送之行君無如何也然而君設法以征以緩民不至蹶

雜傳九十二

十五

且日與轉運官旗爭較毫絲口舌為棉至若俗苦媮貧而輕生或豪猾標俠擾則妨于獄市稍緩之則囊橐相聚而君以長者馭之無所于縱又其地瀕海烽火四接多防軍而君能調之軍民之閒軍相戒毋撓君清民訟非大獄多以情遣有請謁者初不謝去暨臨斷毅然持不阿以故干請者各自遜父老賓客無有以吸餌而薄肉者若夫門堰修築城垣廬舍其不費民力不費民錢比比也此可謂非古之廉辦者與非風抗其高雲垂其澤者與非不負所學者與昔漢合秋冬集縣課計上於其所屬國今雖無其事而治績不可泯也子縱不文敢略記其實以告世之學仕者世每稱君節儉有幹用子嘗入其署見君衣木棉疏屨廩馬無棧豆日買水二百錢親朋飲宴輒假櫟榼于薦紳之知者屋腐不葺天雨則持蓋行屋下薦紳之賢者請其教卻其所餽餉其介如此又有迂闊者月朔必質前一月所為于城隍之神多應之頗有所告旱澇祈禱多驗且有電于其界而不入者君以為偶然故不及乃僅據其所聞者數事于左

君下車三日而民居灾是日海風發焚輪轉旋將至延燎君就火所稽首泥淖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止灾不然吾有謝去已耳少頃風

轉盛然而火熄兒張宏軒名錫輝為秦神告記

朱司理名在鑄為廣信云縣漕自首冬始課至次年春止凡四閱月日

詣倉比簿不給民有斃于追逮者君憐之不令蒯隸得執帖到鄉削木

為牘遇民有應逮書其姓名使都亭保給寄召之如期而至于爭相

輸納不事鞭扑君嘗詣倉蒯隸負箠者知不復常用中途舍去及呼之

則寄箠于中途之爐下其簡率如此

子至上海值王師南征造烏船渡湖銳聲聳舳障水犀其旁而中藏礮

石若陸之臨衝然者檄諸縣督造迫促促君入鄉度木子婦求觀縣令者

遮道出且有餉茶及鮮棗熟芳者既得木給值民各辭金揖讓林木閒

不得已命不取值者則散還其木子是領去後度商人木給商值亦有

辭至再者子親見之內宅門閒

邑金氏娜者曾許字王戎之子而未成禮也歲時致粗枚無幣媒死遂

有強委禽者娜截髮謝之既而有周姓者艷以財父母力強娜心動因

諱王氏子而字周氏王速之訟且告娜截髮狀娜父母三人皆堅言暴

者誣妄無其事而是時媒死失左證遂不得明君次日坐內堂駭命昇

娜入慰諭之冀感娜意又解視其髮思以為據而娜堅言截髮者以他

端誣諱而非是也君遽出廳事呼其父母叱之曰娜謂有微禮而汝諱

之何也且娜性頗貞解其髮種種示子徒詘子父命而難明耳有女如

此忍奪其志哉父母各相視叩頭曰是也遂斷還焉

孫祥父辛康熙九年閒為徐捨等所殺捨故令犯中一人竄去而賂諸

證左盡委罪是人使不得結贖微救獨陳其屍桓東場知是有年祥知

事無如何陽為求解類力緝而輸誠焉者久之為捨廢舉權子母而已

亦鬻產襍母錢其中令捨不疑既復以愛女字捨孫捨信之遂大愛祥

與祥親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捨夜飲歸獨祥與僕俱捨醉腋祥而行至

中途祥藏刀革囊至是取出刺其喉應手而倒僕救之呼曰吾以復父

讎也攜令去遂截喉并勢而投首于縣君驗之得實將具贖而捨家益

起羅祥之兄若弟謀并抵且近無復讎誅旌之例惟殺人者死具律令

子是不不得已獨坐祥斬律具贖曰挾六年不共之讎坐一日束身之罪

為父罹辟死不愧于九原持刃殺人生敢逃乎三尺贖上諸上臺憐之

屢駭議竟得免其事詳孫孝子復讎錄中  
神告記云丁巳三月關西估魏丙者寓俞甲家盜金三百兩去不得其  
人君禱之城隍祠其夜捕削夢神遺婦人襪一女呼曰神授汝衣及視

之則裙也以告君君曰授衣非衣豈昔人所稱非衣爲裴者耶若其襖  
小女則易有云兌爲少女記有云愛女息女或其人名兌與愛與息未  
可知耳及詢之則果有裴愛其人者無藉住寓側然蹤跡無驗又禱之  
則又夢婦予以禪君曰果非衣也收拷得實華亭許觀察館長洲繆

太史駱皆有序述

申浦地編記聞載浦東漁有屠蚌得大珠者鄰首之官稱珠美色如含

桃君地編紙尾曰民自得珠與官何涉首者慚去

上海舊設防軍于吳淞口後撤之去民慮軍乘發當剽鹵君謀之軍主

軍主曰吾自當禁之但禁恐不盡如何君曰請勿示行期可乎曰可君

還縣故移尺記請召軍主作河朔飲乞訂日軍主故不辭諾赴且緩訂

其日示無行意及期忽傳令當行立刻就道後者誅君復備酒豕過勞

坐促之軍乃拊拾鑣金臥具暨馬匹械杖不給無有敢轉顧爲奸者

君未任時有新涇婦丁者夫與兒入郡死于怨家丁告變得一十餘人

皆掩之獄而首讎以隔屬後至及至故參伍其詞令諸從檣梧溷禾莠

莫以變眩既而首讎者瘐死則迄無成讞矣君庭聽後察其中有四人

者情可矜第諸從扶伏者各隱其實而婦丁又執故詞不可君他日復

讞進婦丁勞之曰躑躅良苦丁泣曰飢咽不熟者三年矣君顧諸囚指

而曰以視彼纍纍者何如也曰彼更甚曰夫彼之所以貫索纍纍口刺

肌剝肉凍飢拳拳十倍于汝苦極三年而不辭者何則爲殺汝夫與子

也脫或不然而以無何有之人徒區區小嫌細故偶不解而遂令至是

安乎不安乎丁愕然不應君視其幘類尼服問曰何爲服此曰吾悔吾

生之不辰以罹此禍也吾服此將以幘也曰吾以汝爲猶未能悔禍也

若果悔之則前此夫之與兒其爲受禍者亦既深矣今復不戒而欲殺  
平人再種其禍其爲報豈有既耶丁初聆君語輒點首至是則曰吾  
知之矣遂引簿乞供其平日與四人嫌怨狀釋四人去而四人者與  
其鄉人灼臂詣謝此婦丁諸族爲予語

縣有吳淞江卽禹貢所稱三江既入之一也其江上承震澤之委暨蘇  
松常杭嘉湖六郡諸水咸匯之入海自前代理塞遂多水患先是開府  
慕公爲方伯時嘗與中丞馬公暨節使方公留心民依請重濬故道奏  
可之已發帑濬治乃復建閘于黃龍浦口之三里伺潮汐上下以啟閉  
之遏濁流使勿入而開成旋圯至是君令茲邑開府以下皆以其事委  
之君檄建頗急議者云修閘者必築壩如治河法先用柳箒若干裹木

石沈關水中然後戽水令竭次第築計工值每籍值四十餘金合計若千籍得若干金至戽水時則當得牛車若干桔槔若干夫領夫役若干伍伯相視差押監課若干既廩若干然且馭寒無幾春水將至度臘不就前功盡隳君大憂之乃做浙地之爲梁者命匠者先範石於陸識其甲乙而次第下於水中使善泅者從而理之一如陸地所範者短長合度願未嘗竭水也時馬公與慕公皆素重君聞君議大悅遂命方公親就君計事遍募浙匠之能者勞之使壘石作堧橫撲開址如階級然覆橫石其上使水無留行而易下復榘木末端以防傾洩廣左右護塘約水就道令不得泛濫始乙卯臘月而告成於丙辰之十月民不病役國不糜帑六郡無水滂之憂一邑八萬戶無徵輸期會之苦邑人將立祠祠兩開府下及君而文學輩生湖上乃爲之記名修閘記其記有曰侯甘以官殉而不忍以百姓殉故毅然任之而不疑又曰是年春適霖雨累月大浸稽天必若截流擠壩則不特工費百萬迄無所成卽民命之滅沒于流漫者可勝道哉又嘉定許進士銘自過海上亦爲文曰吳淞一閘爲嘉上崑青四邑所轄歲苦潦費今閘治而四邑安四邑安而江東十餘郡皆安侯之明德遠矣

碑傳九十二

式

縣轉餉在司者例用木餉箒如干實餉其中而緘滕以鐵忽其中有缺不得其所自盜也訊之監押關舉者悉白晝遞卸無停隙且爲數多未辨其關此舉者君令召諸夫會君以他事車適出門召至然僅得夫二君停車故認之曰此非當日關舉者耶夫未應閒忽傍一人應之曰是也君急顧之見其色頗異且頗有墨圈若散黥之以管者遽曰吾得盜矣收之卽回訊果然蓋其人本黥胥役以將解時稍貯銚解傍遂陰祛緘滕而出之或曰君善色聽或曰是若有神物導之者君之斷事明決每如此

碑傳集卷九十三目錄

康熙朝守令上之下

王思訓

南和令繆公以貞墓表

王思訓

文林郎知楚雄縣事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李公夢蘭墓表

陳兆奇 節錄

井太守陸傳

陳儀

南宮知縣劉公偉傳

韓夢周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振墓誌銘

朱彝尊

張登封君壘傳

彭麟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獻墓誌銘

王士禛

奉直大夫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房師卽墨黃公貞麟墓誌銘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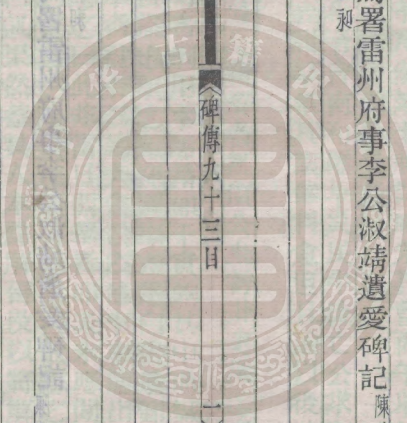
肇慶府別駕署雷州府事李公淑靖遺愛碑記

陳瑛

鄒允賜傳

王昶

碑傳九十三目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containing names and title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eal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康熙朝守令上之下

南和令繆公以貞墓表

王思訓

繆公以貞字凝元家世居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沐昭靖鎮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闕公副榜思問之孫太學生昌運之子生三歲而太學公歿母譚太孺人孺志撫育會明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為賊虜擲城下伏溝申太孺人斷一手母子崎嶇血刀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泣不已母至忍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傅聰穎踰人又念母氏支拄之艱益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噪未冠試童子及偕諸生朋試咸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避不仕逆平以不污僞命見錄

詔授直隸南和令會南和罹旱災民半流亡公求賑恤復大水以水災報大吏以甫經報旱格其議催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公勉從之旋奉

恩綸免民欠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虧掛吏議迄事自准補官然公自

碑傳九十三

是決歸計不復出矣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飲食不先進不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沒公具節行狀呈有司入郡志而未邀題旌終身以為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方期年疊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一身之利害畏怯觀望至棄其官頌屬民資道路費始得歸歸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時處之怡然公既不以是自悔其妻子亦安公之貧無戚戚怨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之古人非耶長子士明從子學公游會城子與盤桓久見其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宜乎無賢愚皆仰為厚德君子公三子成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局亦軒朗公歿數年舉癸巳

恩科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竟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音洞大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於京邸求所以承公之傳者予未及為今年從予江西學署請益勤嗟乎公之行自可傳不必予文之傳之也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予者故略具公行已歷官之概俾士明揭於阡

文林郎知楚雄縣事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李公夢蘭墓表

陳北奇

李鄭公夢蘭江西建昌縣人順治庚子舉人康熙十七年耿精忠叛偏

詠豫章所在殘破鄭公時猶未仕召所親及大姓鄒氏吳氏與計曰保鄉園義也死王事忠也諸君得無意乎僉曰諾於時刻期而集者萬餘人上其籍簡親王府請當一隊遂嬰城固守邑賴以全二十七年出宰滇之楚雄時吏牽於考課亟徵斂民不能堪會

朝廷遣使巡邊取道楚雄鄭公徒跣草服遮使者告曰下吏奉職無狀以權科之不善俾邑父老鬻妻子且盡雖然願以數萬口累公使者曰曷言之制府公泣曰所以告公者以制府疏格子部議也公

天子近臣倘以所見疾苦言之  
上上至仁聖特未悉其狀耳語畢刺血作書淋漓數千言使者感動為齋以去未幾有

詔蠲免雲南省逋賦八十萬有奇民困大蘇及卒官民繪像祀焉  
井太守睦傳陳儀

井太守者內閣中書舍人出為衢州司馬擢河南太守受命未赴而卒於杭衢人所尸而祝之者也公苦節自礪歿之日臥無完褥囊無一文衢人巷哭者相聞遂列其政迹上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春秋世世無替公之佐衢也衢當兵燹之後人物凋弊又制府移鎮於茲供應復繁

碑傳九十三

二

公至之日蔬茹布衣不受民一詞不擅差一役自以職司捕務清嚴保甲禁絕匪人而諭民以孝弟力田數年之閒民安盜息非格於公之法格於公之誠也公天性孝友十齡卽失其父號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顏色學成卽聚徒教授得館穀以供菽水而公妻贈茶入宮氏以碎繡佐之故母夫人甘脆無缺及歿克成禮以葬喪三年無愉容又篤愛兄弟赴衢之日盡以田廬給諸兄子以為寡嫂之奉而族子甥姪輩之困乏者皆以自隨至署其食粗糲久而不厭故衢人心悅其行而化之其為士者相與願學而請業焉公亦樂於作人講學寒暑不少閒一時士風振厲才俊騰達旁及金華嘉興二郡季試所拔皆素稱名宿其遠者聞風感慨以不得出公門下為恨當是時公名震兩浙諸上官各加敬禮而撫軍趙公士麟尤愛重之儀誌崇德二年故多所委任兩攝金華嘉興太守篆及繪畫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闡清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委公公匪躬竭節勤敏清純不易佐衢之守而勞苦過之金嘉之俗素健訟公化之如化衢人而嚴心屬員禁革火耗肅清漕白兩郡稱治去之日襍被蕭然身無長物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繪圖運木供給皆稱貸以行不動父老一廬所過不知有官民皆攜婦



子來路縱觀以爲歡笑而西安糧地至今平均兩闈所得文武士莫非兩浙之雋撫軍趙公益重之故調撫三吳入朝陛見

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而公其首也

詔以爲河南郡守公得命卽去署儼居杭州薪米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所齎長夫公費約千金公堅拒弗受併其批還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是時也公已積勞而病作矣無以爲藥餌資遂不使醫診視年五十三歲以卒孥與櫬不能歸上官聞而哀之各有所貽而中丞馬公如龍時守杭尤慷慨憤激爲引以告同官及三屬之神士讀者莫不流涕遂援以北還獨人悲思不已旣以其主從祀復刊其惠政流布兩浙爲名宦第一蓋公之所爲皆人情之所至難而坦然履之未嘗自矜異其見之決而養之有素也公雖累世華胄而家素淡泊其中書時賃居道觀瘦童羸馬寅而出申而入盛寒酷暑以爲常十餘年不覩妻子之面所謂甘荼如薺已定於平日故出試郡佐榮擢五馬自視如諸生時乃能有所樹立如此公諱睦字方思世爲順天文安人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贊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此兩言者人皆聞而誦之至

若達不變塞始終一節允蹈此言者惟公庶幾焉予與公爲同年公貌

恂恂不異中人而所守不殊海剛峯之清介嗚呼其過人遠矣

南宮知縣劉公偉傳 韓夢周

公名偉字萬年姓劉氏濰人順治甲午舉人歷任萊陽東昌學官遷南宮縣知縣南宮多浮稅公悉爲釐革勒石示永久邑鹽賈皆四方大猾持官引重價固利前官與之比民開自錙銖以上目爲私巡邏所獲鞭扑慘毒畏公廉正因門吏僞爲送鹽政藏金罌中公大怒投大門外杖門吏於是商人斂迹鹽價平邑數月大治時方重逃人之令漢人隸旗籍逃去者凡寄宿食名爲窩留逮捕者持符嚇詐百端有司以部檄不敢詰而督捕猾吏與奸民結詭名隸旗投富室捕者踵至當之者家立破南宮爲京南孔道其害尤深公力持之以是忤上官罷職去南宮人列治行叩闕請留閱四月不得達旣

聖祖廉知逃人害爲裁督捕官公前事可白乃不復出方公之歸也百姓斂錢數車爲公贖公曰使我爲利南宮利藪也子爲富人久矣且我豈以去後重累父老乎力卻之家居數年卒南宮人聞之罷市哭赴葬者五百餘人於其邑建專祠祀公又約每歲祭公墓乾隆三十年距

公卒七十餘年矣南宮人相與謀曰我之祭我公闕子逮孫矣從此而往恐益遠不復悉公德乃糾眾伐石立碑墓道老幼哭皆失聲

論曰公令南宮甫七月事之可記者止此然其為德於民者深矣世之循良吏為人思者有矣如南宮人之思公何其甚哉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振墓誌銘

朱彝尊

里有同進士出身知廬州舒城縣事朱君諱振字嗣宣一字千仞所居州東灣在清香樓左蓋府治即秀州治故名君孝父母友愛諸弟睦族人以兄事子其論學以主敬為本文尚體要去枝葉歲乙卯受知崑山徐公秉義舉鄉試第三人己未試禮部釋褐于太學丁卯籤除今官戊辰冬十月覃恩授文林郎壬申六月卒于官舒城自崇禎壬午遭寇亂井邑邱墟入

皇朝雖加意安集然居民多鴈戶過歲凶輟耕而走催科不前又路處劇驂送迎官長鮮暇日俗好鬪士多廢學君至首葺明倫堂月課士子以經書義均賦稅清保甲勸農桑息爭訟凡害于民者次第去之莅官之明年武昌兵變王師有征由舒入楚民大恐市肆皆閉君曰師行糧食絕其食是導之掠也令大開縣門悉民開市肆所有物徙置兩廡君

碑傳九十三

四

立廊下俾胥吏與隸操斤權具斗斛束芻菱洗盆甕君平物價而鬻之兵兵獲醉飽歌舞而去先是上官欲調江甯兵成英霍府檄下俾封桃溪運米船以載典史請任其役君曰無庸舒非必由之道也旣而府檄復下令釋所封船人乃服君善料事縣多槁壤水利久廢不治舊有七門三堰十塘漢韻羹侯信始造至魏揚州刺史劉馥修復之溉田二萬畝迄于明知縣事范得民劉顯更事修築民共其利後為勢家曲防遏之使不下君循覽故蹟毅然以疏濬為己任諏日鳩工畚鍤聿興克復其舊舒民布穀既穫赤白相雜計部以所輸米色不純行令赤白分貯山農苦于分揀君力請漕督援河南事例免分貯其言曰身為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已不勝誅矣若知而隱忍是視一己之功名為重而萬民之怨讟為輕義之所不敢出也漕督嘉其強項允咨計部焉君治舒五年盡心民事不遑暇日以勞遺疾終于官舍囊無長物舒人祀之名宦祠且率私錢設祭道左執紼泣下者千人旣歸喪以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葬于嘉興縣北辰字圩祖塋之左於是鄉之父老子弟謂君循吏宜配食鄉賢之列眾皆曰可有司得請乃造粟主送鬻宮君之曾祖某祖某俱不仕父某敕封文林郎舉鄉飲大賓年九十而卒母張氏贈

潘入繼母史氏封孺人妻凌氏亦封孺人子三德溥嘉興縣學生修永益求俱國子監生女二一嫁王上舍藩一嫁吳上舍瓚孫男二人尙本向東女二人嗚呼今之号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拔擢入臺省部曹比比也若君之宰邑目不知有上官第以勤民爲先務或惜君脆促未盡其才然使再假之年彊直自遂難乎免于上官所劾是則君年之不永獲全其名未可謂君之不幸也已曩者君謁選人于京師就予舍館相與論古今得失聞予一善言嘉喜動于色有過未嘗不相規也蓋知君之詳者莫予若德溥兄弟請誌君墓遂不復辭銘曰悅以使民民功曰庸胡不報最而遽凶終邑有俎豆里配誓宗君可勿憾反葬家江

張登封君壘傳

彭鵬

張君壘字膺如江南長洲人出宰中州登封五年登封人家家祀其位飲食必先祝去之日登封人留其衣冠藏於中嶽歲歲逢春昇出遊尊若神明卒之日登封人請其衣冠葬於嶽旁歲歲春秋以時享親若祖考又先於四鄉各建祠堂東在潁陽潁考叔書院之左西在唐徵君盧鴻乙故里北在唐莊中在嶽廟之左立像惟肖以故中州在在稱登封

張公初君宰登封鄉

五

張公初君宰登封鄉哀耿太史逸菴介睢陽湯太史潛菴弒上蔡進士張仲誠沐栢城太史寶靜菴克勤方爲孝廉皆以講明孔孟正學程朱正宗相切摩君筮仕甫五月卽修登封學宮與多士討論經義有發明孔孟言仁之旨者君進多士而教之曰天地生物之心曰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曰仁天以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吾人惻隱之心擴而充之而萬物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取諸懷而予之矣君宰登封本此登封古嵩陽地嵩陽舊有書院宋時天下四大書院之一歲久廢圯構堂講學自耿太史始君實竟之上蔡張仲誠謂使君歸美于太史太史讓賢于使君交相讓也說在張上蔡嵩陽書院講學紀事中君起家由博士弟子員少時彬祉劍鋒集名最噪屢試南北闈不售以明經應八旗官學教習分教鑲藍旗從學者多成材官學程滿銓試上卷得邑銜戊午除登封已未三月之官騎驢過宿邯鄲與登封吏同肆吏旅客視之至登三日拜嶽誓諸嶽嶽誓誓不取一錢不枉一人之謂也中州重私派火耗風矣君衙前豎巨石鐫奉旨承除私派天監在茲又設櫃城隍廟民自封投絲毫許羨折封叩神西向坐折畢封櫃三揖出著勸民俗語導民以孝弟教以忠信勸以

勤儉自窮谷深山婦人童子無不知有張公其治尚德緩刑杖以入爲  
十記其數月晦告諸天民有祖父列宮牆與燬獨無告者非大過不加  
刑訟者折以片言不罰贖輕生圖賴者取供立案不坐君教化大行道  
不捨遺邑民申爾瑞王進寶魏光大秦瓚皆能還金君暇則單車巡行  
隴畝間課農桑詣鄉塾視子弟正其句讀耿太史嘗謂此道自程張二  
子晉城雲巖後數百年絕響民有閭有仁有義有禮兄弟構訟累年君  
至又訟君問之故曰父母愛偏問以引罪否皆稱無罪君呼其名顧名  
使自艾旣而悔之曰張公初政而吾儕兄弟鬩牆不已吾儕無知張公  
教我矣兄弟大號泣相率詣庭自謝曰民等知罪矣有妾婦不知爲張  
公也問弗應固問婦告以凶歲姑舅迫嫁欲訴張公又不敢以媳訂姑  
舅有死而已君曰我即張公也至邑免其地戶差徭歲時遣周恤婦得  
完節有晉民四人客登市緇屨登入田大年張魁升驢之楚年與升道  
鬪升立斃年遁楚隨州牧收晉客關回登封鳩鵠無人形君閱關訊供  
憮然曰大年殺人在逃此四客何辜立釋遣歸四客臨去望登邑城門  
回頭百叩號民有郭九合將赴邑完糧夢其父言晨有虎勿赴九合以  
君麥秋遇荒緩征今義不可後徑行抵金星廟果有虎九合叱之曰噬

神傳九十三

六

我我何惜所恨違張公限耳虎垂首出山南自此境內無虎患傳者此  
諸虎渡河云有妖僧藥迷洛陽董生子或告董生曰中嶽廟會五方輻  
輳登封張公神明也盍往求之董生如言往君佯爲不聞密傳道士過  
遊僧留卽報俄而道士報一僧領童子儻舍賣藥君命掩捕傳董生果  
其子也童子不認君察童子目瞠舌擣必中魅佯叱去童子隨僧走喚  
童子反取井水噴面拍額張目熟視生曰父在此此何地徐泣述迷藥  
狀君命左右杖僧若擊木石裸而視之肌肉似鐵君遙謂觀者此採生  
折割術炙人心肝腦髓腰腎合藥鍊成罪當死否觀者萬口呼當死杖  
折其足曳出境未幾報斃己未三月至六月不雨君囚服鎖項自暴呼  
天時馮家溝民范奇秀景店民宗澤廣等咸見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  
在頂跳過山境內雨澍鄰境旱如故按南方神異經云旱魃長二三尺  
似人目在頂而身袒行如風所見赤地卽此是歲有蟲如蠶色青首赤  
食禾稼輒盡君曰蝗可捕蟲獨不可乎爲文祭田祖驅之又懸捕蟲賞  
格數日盡滅年飢設廠食餓者移粟分賑購麥數百斛給窮民不責償  
邑南白家村有居民王心江家閨壁中多人語穉子十歲以下見有女  
羣行長尺餘高髻靚妝衣淡墨色拋石擲瓦移牀發篋壞器無虛夕惟

封題完糧銀不敢動民曰此可詣我張公驅之民進狀君遣吏馳檄空  
中蒼語吾褚氏移家恨主人無禮破其家卽行原不敢犯張公吏歸報  
據狀敘空中語詣中嶽伏奏書朱檄付江甫至道家人聞空中泣語我  
固知張公難犯今奏嶽神誅我無噍類速去或免見巨鼠數十銜尾穿  
墉走君宰登祝上官壽揚嵩碑陳搏所書福壽並登志獻啟云邑志全  
編聊效華封之頌壽圖二字竊擬嵩高之呼千古佳話舊例有以鷹準  
鷓鴣虎豹皮鹿麋鹿茸蜂蜜木炭蒨草何首烏獻當道者悉取諸民君  
曰股下媚上吾弗爲也嵩產蘭邑宰多採蘭贈人亦勞止君絕不採  
贈其他攝篆偃師勘災汝陽孤燈草榻裹糧御金所至冰蘖凜然癸亥  
六月大中丞舉卓異升粵西南甯通守君行詣嶽辭曰知登封縣事江  
南長洲張璩受事日信誓旦旦今去或可告無罪耳登封人列君治行  
興除之大者凡四十條興者曰勸農曰墾荒曰招民復業曰修學宮曰  
明倫堂講學曰書院課士置膳田曰立義學凡二十一處日月朔望講  
鄉約置善惡簿示勸懲曰實行保甲法曰復中嶽廟會逢春自二月朔  
至十八晝坐廟夜登陣命鄉壯同少林寺僧鎮壓不以兵盜賊屏息商  
旅如歸罷一切地鋪牙帖無名稅曰修前明忠烈邑閩郭公墓曰建古

神傳九十三

七

賢令祠自唐貞定應公靖而下明姑蘇山公錫之嘉定侯公秦邢臺傅  
公梅襄陽劉公安行永福鄆公廷誨中部劉公禮

本朝鄉甯成公躍龍凡八人曰歲科童試三首拔寒素府試道試連冠  
軍景日吟今成進士除者曰首革私派火耗尙矣次革官署行戶次革  
邑南產鐵鑄率私稅次革盧店機戶織帕按機徵銀次革大治里產土  
陶冶窯稅錢次革山中煤井歲輸官煤次革里長支月次革排門大夫  
次革里役坐催次革歇家擾害建東西關公所里長入城有所棲次革  
鹽賈牟利賂官增價歲省登民錢百二十萬次革流差馬驟草料次革  
學使者供應派民逐條勒石謂吾登民世世食張公德且使後之君子  
效養有所攷焉復輯軼事三十六書諸冊鏤板以行揭其大者如上所  
傳閭有仁等事是也睢州聞君判南甯貽書耿太史曰卓異之典原以  
備臺諫銓衡張父母治行超絕循例僅晉一官何以待平等者惜之也  
先是睢州嘗云得如明府十數人參錯天下爲撫軍方岳各出所學衣  
被海內萬物吐氣耿太史嘗云內則蔚州外則北溟明府積累功名豈  
知蔚州北溟下寶太史謂君富教并舉識力過人宜上蔡張仲誠以仁  
知勇稱語載懷嵩堂尺牘中君入粵望親舍積憂成疾乞歸南甯守趙

公連城愛君賢固留弗從抵舍耿太史致書曰比聞孝思縈懷辭職養親登封人無不懸切書院藏書樓成絃誦徹山谷掃榻設席其定千秋大業趣命駕乙丑十月君得書赴嵩是冬登封人遮道昇輿爭昇歸以先得供養旦夕為幸君感其誼歸築懷嵩草堂於虎丘之麓家居孺慕承歡凡六年庚午太孺人卒登封人赴弔趾錯足重爾既除服太翁引大義趣之仕壬申耿太史遣公子京奉書及邑賢焦錫三欽寵等公贖迎君適太史實靜菴過吳門邀君同子京行臘月至登登封人爭先扳迎如曩時君始幡然辛酉由登入都補官甲戌之秋中州有治中缺出輿情引領君以病逝矣中州士大夫在京師者咸至君所寓蕭寺設位以祭道及遺愛無不泣下沾襟檢君圖書有手卷寫重遊嵩少圖耿逸菴寶靜菴焦錫三與新太史冉永光觀祖皆在尺幅牟陽冉太史跋云予應遂菴先生命主嵩陽書院知書院襄事張公力為多又聆父老話去思張公循良三先生賢者圃中人固子所樂為把臂也君為賢士大夫所推重是時蕭寺主旅祭者寶靜菴見閩人古愚子彭鵬祭詞數千言至夫撫弦重整袍器再彈幸霧豹之藏身同神龍之見首感慨係之矣乃作書示古愚曰君之出也太翁欲其子以登封之治治天下

碑傳九十三

八

興趣相引覺天下無地非登封無人非登封也勃勃不能以已克勤祭章力闡此意舍吾古愚未盡知彙錄印正聞君易箚時語其友長洲宋聲求駿業云孺不違親命而出今南北各天末由面訣知我者謂我為捧檄之少節不知我者謂我為絕裾之太真悠悠蒼天此恨曷極言訖而終訃至中州登封人比戶罷舂持香楮走哭于張公四祠匍匐叩首如張太孺人會葬時君昔重遊嵩少記略謂風俗惇龐淳厚果然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嘯墓誌銘 王士禛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邕信陵二人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為史家採掇鏗鏘于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幸若此文章之所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過其人或過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跡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尙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為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獻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為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贈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為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

丙戌再行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會試入翰  
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  
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甯國府推官矜  
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閩章梅大理銷劉光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  
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十年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  
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  
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  
選人補望江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魏公靈施祠下誓以古人爲師清  
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  
水二十七年武昌叛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  
相錯譌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必潰望江城小而堅  
賊卽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  
暇豈能頓兵數百里外守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其遇變鎮定  
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自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  
而震澤編載信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他政事無傳焉君之施于望  
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旣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計

傳九十三

九

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閭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  
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却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旣葬君年近七十乃  
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  
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  
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  
在人口後來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如丹易  
子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  
氏敕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麻孫若干人銘曰  
窆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  
陵嗚呼在此

奉直大夫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房師卽墨黃公貞麟墓誌銘

張英

嗚呼維天生才實難生才而使之得盡其才爲尤難固有抱英偉磊落  
之姿高明幹濟之識足以謨弼朝宁緩理生民少展焉而卽效乃造物  
者始或揚之中或盤錯顛蹶之究竟摧阻而阨塞之俾斯世斯民不獲  
需若人之澤此吾所以流涕太息於吾師卽墨黃公也公諱貞麟字方

振家世居卽墨爲望族代有聞人曾祖諱兼善祖諱宗曉皆好學有隱德父諱擇以子貴贈奉直大夫伉直重氣節公生而穎異讀書一過輒成誦爲文早有奇慧天性孝愛純篤九齡時遇曾祖母之喪哭踊甚哀人咸異之年十九祖與父相繼逝悲號不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幾至滅性母太宜人撫之曰吾所以爲未亡人者惟爾在耳爾兩世一身而獨不愛身乎乃勉食粥甫闕又遇王母喪益自幼齡多遭亂離旋罹凶憫復被侵侮公所以處之者誠孝以盡哀經紀以成禮異順以避禍荼苦以自勵思所以承先人之志而大其家惟日孜孜於學年二十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司理綜一府大刑獄有平反之責讞決每連及他郡且一省有大案撫按每令司理中賢明者鞠之職任至重公奉母太宜人之官跪而請曰何以教兒太宜人曰汝知人言刑官不可爲此何謂也對曰兒知之矣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彼繫而前者孰非人之子若弟少有不不得其實能無隱痛耶古云得其情尙哀矜勿喜況未必得其情耶太宜人曰兒能常守此言吾無慮矣公決獄至慎持法至平率多所矜宥歲大旱闔郡守令虔禱弗應公曰得無有沈寃未雪株累未寬陰陽之氣鬱而不舒乎立剖諸大

神傳九十二

十一

案三日而雨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矜逋賦者各百餘人令咸速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彼逋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僵死於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爲注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河南優人朱虎山遊食太和縣髮長數寸土人范之諫與咎姓爲仇誣以藏故明宗室謀不軌株連多人形於章奏公核其蓄髮情狀察兩姓相仇備得其實以聞卒釋無辜而罪告者天長有盜劫銀鞘獲其渠扳直隸江浙河南山左山右諸省之人甚眾公卽日審鞫盡屬仇誣皆請豁釋壽春營弁請於公曰某受累有年逋盜止欠一人坐一人則某無累矣公曰人命至重功名至微吾不能從爾以此易彼也潁州民吳月邪教惑眾仇首之公勘皆愚民無知止坐吳月及爲首數人餘皆省釋有水姓者捕入索之不遂坐以吳月黨逐至新蔡而殺之新蔡鄉人不知其爲捕卒率眾救護捕飾殺人罪並誣其村爲吳月之黨聞於撫鎮發兵圍之盡繫其眾至鳳陽公廉得其實坐捕罪而盡釋新蔡人此數者皆上聞於朝而公毅然行之其理枉而活人之多類如此及其令鹽山也公曰令者邑之父母古人慈愛鞠育若其子然吾悉用古人法治之當無有不感而化者地愈瘠民愈苦益宜盡乃心立保



甲守望之法以弭盜清里役之包丁以除民害行勸賞之條通逃之累  
勸民埋葬以移風易俗爲己任鹽之民蒸然丕變戴公如神明愛公如  
父母去鹽數十年尙有言之而垂涕者公之言驗矣入爲戶部管倉務  
釐奸剔弊爲同事所累而罷歸奉母太宜人備極孝養雖高年猶孺子  
慕生平自歎鮮兄弟同氣之親惟一女弟耳所以撫之者甚厚以恩誼  
恤鄉里以公直持議論以詩書道德教子孫以端嚴方正立坊表英自  
癸卯秋爲公門下士奉色笑聆訓誨者三十餘年睹公丰采英毅談國  
家事洞若觀火待朋友以肝膈相示絕無城府性樂獎勵人材訓子若  
孫最嚴肅以故皆克有成太宜人歿時年八十有一公亦六十有一泣  
血不自勝寢苦塊不避寒濕因成疾嘗贈大夫太宜人合葬拮据勞苦  
踰年遂不起嗚呼公一代偉人而功名事業不克副其才其學豈非天  
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矣而未發則所蘊崇者益厚是在後嗣  
矣公生于庚午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甲戌年十二月四日  
元配孫宜人子七人大中美中鴻中理中位中敬中颺中大中敬中舉  
孝廉美中舉明經餘皆博士弟子皆以文學有稱于時諸孫及女姻族  
詳于家譜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月十二日葬于臨清之陽銘曰

碑傳九十三

十二

淮水之濱嶽嶽正人東海之涘恂恂君子宅彼崇岡世德其昌千古是

視門人之誄

陳瑛

肇慶府別駕署雷州府事李公淑靖遺愛碑記  
大凡居官行政不本於一念愛民之誠而發縱極力修飾能悅人之耳  
目必不能入人之心思抑或動人心於生前必不能感人心於身後蓋  
人心原有一至公至平之理不容強而致之往往然也守雷郡者自潤  
州蔣洞思公後仁心仁聞民被其澤久成廣陵散矣歲丁丑一陽之月  
遼陽李公判端州來署郡符時郡值洋田荒歉穀貴民饑而捍海長堤  
一役正在議築而工未就民之望公如望歲焉公單騎入境風概稜稜  
見者喜爲趙闕道張維喬復出未下車所有迎接夫馬家私供應諸陋  
費一切革除民之受賜固已賒矣視事而卽以修築東洋堤岸爲郡政  
之最要最急減去儀從躬親歷勘某處卑宜築某處薄宜補某處窪下  
宜移分段分官分役爲督又以遼界之岸有麻婁灘北那灘久陷成港  
工煩費鉅獨肩而營之凡諏日告神興工一一不苟計用石條若干用  
木椿若干用灰用沙若干陸用車水用舟砌用匠日役用若干人備書  
諸籍悉捐己俸採買雇辦不下數百金民聞初固聞知再閱月而兩灘

遂成百年之廢興於一旦千萬家之命立於一人嗚呼公可謂有愛民之心尤有能爲之才者矣且於聽政之暇訪知雷民近多虎患選材技之夫出入山谷與爲驅除潮有鱷而韓徙之雷有虎而公擒之此爲民除害之異世同心者乎至於務輕刑一劉寬之蒲鞭以示也務息訟一韓延壽之閉閣以思也貸牛種以勤耕其渤海買犢之化與沿街設排欄其李崇樓鼓之遺與修復南關第二橋民不病涉其公孫溱洧之濟與若其待士以禮雖一見不輕視平津侯之開東閣無如其珍重者嗚呼非有愛民好士之誠心其孰能之而公之心猶未已也念雷民之苦者如東洋之田已荒而徵稅未豁椰稅陸百兩歲派社民代賠現徵錢糧例用滾單而私議貼收里長徒加糧戶之累以此亟欲白知各上臺爲民請命遂於八月中起程赴省民方瞻星望月以待公歸也居無何而訃音忽至天之弗祚雷人一至此哉往歲潤州公泣雷三載恩深比戶不幸旅櫬還鄉至今父老言之泣下而公又遘奇疾不起夫仁人君子之善政每不易得得一二二人而又皆速化以盡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宜太史公之歎息而深感者矣訃到日郡城內外無老少同失聲哀號因爲位於城西之天甯古刹作佛事頂禮罷市以往甲鬻衣以致奠

碑傳九十三

七

者日近千數蓋公不負雷人於昭昭雷人忍負公於冥冥哉嗚呼即雷

人不忘公其造福生民者至矣即其所以報

國者公亦可無復憾矣畢祭之明日郡父老謂公之功德不可泯沒請

勒諸石進士陳瓊爲之記公諱淑靖號衛輔奉天人

鄉允颺傳 王昶

鄒允颺字彥康以歲貢選實應縣教諭在職九年康熙二十五年擢湖

北當陽縣知縣當陽山谿深險前遭流寇殘殺

國初餘孽尙踞竹房諸處軍興旁午咸取給於民名曰差費外此公務派民協助者較諸正供至踰數十倍縣令因以居奇費一征十其閒士大夫濫免刁民抗徵以至胥役土豪叢窟其中窮簷困於供億積四十餘年力益億允颺至痛革其弊縣屬稅銀三千二百兩有奇漕米八百餘石聽民以時投納額內無加耗額外無私征相沿陋例次第釐剔其奏銷公費及奉派雜項皆官自爲償初到任有紅船之役求免不得具陳所費上官謂可倚於民令集籍紳議之眾欲循例派民允颺曰他縣水次造船取辦猶易爲力今邑處萬山中甯能陸地造乎吾邑尙不派修此例一開是貽民無窮之累也乃使人於漢口修造自出銀五百兩

不取於民後亦不復派也邑自兵燹之後戶口逃散田委榛莽允颺勸民耕墾聞風歸者如市乃出示新闢地畝果成熟者報官准照下等田六年後起科其舊墾未報者亦依自首律呈報不窮已往有賠荒爲累者亦許開報核實緩其征田苦難熟牛仰給於蠶麥允颺春日開徵不差催不勾攝出片紙令牌甲按戶分給無驚擾也鄰邑潛江饑上官委以履勘自持模糧躬親履畝鄰邑令具盤飧俱帳悉卻之瀕行者老醜金以獻允颺曰若等方呼庚癸願斂財爲壽乎鄰民猶吾民也吾甯有政視也以十分災報潛江人德之慎於刑獄未嘗妄杖雖盛怒應盡法者必未減之尤善察隸卒用刑之弊曰隸得人賄用輕刑猶可若挾夙怨及受仇家錢毒刑害人上不爲之察受冤者何所伸乎已受刑者不加以他刑重罪荷枷與入獄者以時體察審其疾痛無冤死者嘗曰服官者初刑人必有傷懼之色久之而如擊土石如艾草芥矣人已一體其可以

國法適喜怒耶惟窮惡大逆擒治如律不少貸以爲蝨賊不去嘉禾不長也犯竊者痛治之人病其過曰大盜起於小竊今小懲而大戒所謂以囹圄爲福堂也賭博奸淫犯不輕貸以爲風化所關不特近盜近殺

碑傳九十三

十三

而已康熙二十八年夏夏保子以裁兵倡亂竊據武漢黃德四府勢猖獗距當陽城二百里邑多深谷叢薄而舊裁之兵閒處其中人懷觀望眾議繕樓櫓治鄉兵禁民出城及他徙甚有勸修山砦以爲縣官避兵地者允颺曰何事張皇以驚吾民也視事如常而密約邑中士大夫之曉事者曰邑破汝家亦不可保若不爲國計甯不爲家計乎陰令合家僮及村邑中勇悍少年遷入城內四門近處檢役隸中之幹而強者習武備授以庫械復召遠近裁兵諭之曰吾觀若等力未衰今能爲我守護吾給若等賞糧且爲言于上皆踴躍聽命人有固志會賊旋平乃撤備方賊之未平也或勸先遣家屬從聞道歸江南允颺曰家屬苟一出城人必以爲賊至遠近震恐人情瓦解非計也且賊苟得志則所在荆棘江南其可得乎不如堅守或有完理設賊果來攻一旦力不能支則一門忠孝不猶愈死於道路乎聞者感動上元夕吏請循例諭里民張燈爲樂允颺曰張燈之弊遊蕩一也爭鬥二也火災三也充其類而盜賊奸邪每乘閒而起司土者在所宜禁可更張之耶自奉甚儉一袍常歷十數年食無兼味居官七載家益落不知者多笑爲拙而允颺方以自快也三十二年以卓異薦

命以主事同知升册既去任民各繪像奉祀焉三十七年聞姊喪悲悼而卒

碑傳九十三

十四

09102

碑傳集卷九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